



兩朝綱目備要卷五

寧宗

慶元三年丁巳春正月壬寅鄭僑罷

癸卯謝深甫兼知樞密院事

二月己酉神宗玉牒高宗實錄成

京鏜等上之

丁巳邵褒然請不除偽黨在內差遣

案慶元黨
禁作即褒

褒然為大理司直請詔大臣自今推臣之黨偽學之
徒不得除在內差遣詔下其章

戊午復陞差將校法

熙中葛邲在樞筦奏請江上諸軍陞差統制官至
準備將者自主帥解三人赴總領官選擇一名申樞
密院至是有旨並委主帥選擇令總領或屯駐處
守臣審覈保明申樞密院紹熙指揮勿行

三月乙未建東華門

丙申竄內侍王德謙

上在藩邸德謙為府都監孝宗大漸黃由請上過官
問疾既得旨矣德謙堅請覆奏由斥其不可上從之
卒往視疾及即位德謙驟遷昭慶軍承宣使內侍省
押班是春摠謙求建節有定議矣時吳宗旦為中書

舍人事德謙甚謹夜輒易服謁之以家僮執燈自導
德謙既有東旄之耗乃薦宗旦為刑部侍郎直學士
院使草麻二月中子德謙遣幹吏諭指宗旦厚待之
使其子與飲且自捧勸者三朔日遂鎖宿禁中宗旦
將入先出制草以示人且引天寶同光故事為此德
謙喜置酒高會丙寅制出參知政事何澹不押制書
石諫議大夫劉德秀聞之率臺諫文章言其不可丁
邠宰相京鏜復以為言上遂寢其命于是德謙除在
外官觀吏部尚書兼給事中許及之奏駁之臺諫因
請寬下德謙以慰中外之望上未許姚愈時為殿中

作御史首奏宗旦交結德謙以進為之草詞請加
貶黜已詔降宗旦三官罷之權中書舍人高文虎論
其責輕辛未宗旦坐追三官癸酉復送南康軍居住
或曰有貴戚與德謙爭用事于中而德謙以計勝戚
憾焉故因事擠之也宗旦既出臺諫遂急攻德謙詔
以本官奉祠居廣德軍朱幾日者陳舜道自言頃如
門司徐考叔家賣卜考叔為言德謙多受張宜金錢
引為閭長令舜道為臺諫言之德謙伺知之考叔坐
送郴州安置至是考叔已貶吉州三月庚寅有旨考
叔許自便會臨安府劾德謙為人求官贓以鉅萬計

嘗以道駕灯笼自奉服食擬乘輿獄未成丁酉特旨
降德謙團練使居撫州他勿治翊日高文虎請改為
安置上從之然獄卒不竟也德謙先賜第遂改以賜
故嗣濮王士歆家五年二月詔移德謙徽州宗旦池
州並居住甲申右諫議大夫張釜言德謙奸詭宗旦
阿回請自今不以赦移雖有特旨亦許執奏四月以
竄遂德謙本未付吏館十二月復用察院孟必先言
移德謙汀州嘉泰元年五月丁卯始許宗旦奉祠便
居而宗旦死矣訃聞贈正奉大夫官其子孫如故事
時徐誼劉光祖貶久矣于是亦許便居焉

庚子禁浙西園田

壬寅定奏讞不當罪

紹興初陳去非在黃門始申嚴奏讞不當之令其後
寢寬慶元中東南有因詈人被毆死者而行兇之人
作可憫奏裁姚愈為御史上言如此是詈人之罪重
於殺人乃詔自今有司奏讞死罪不當者論如律

夏四月丙午雨土

旱

壬子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乙丑雨雹

閏六月甲戌申嚴銅器之禁

內出銅器付尚書省毀之民間舊有者限兩月赴官
投賣每兩以三十錢酬之民間多不盡輸再限兩月

不復酬以錢違者許人告湖州舊鬻鏡行於天下至
是官自鑄之因復置神泉監以所括民間銅器鑄當
三大錢仍榷隸工部惟嚴錢直輸行在而建韶饒贛
州皆自提點所泛湖由江入漕渠輸之京帑焉然祖
宗時內帑雖歲收新錢二百五萬而每年退却六千
萬三年一郊又支一百萬赴三司是內帑每年得一
十二萬六千餘緡而左藏得九十三萬三千餘緡也

今歲額止十五萬而隸封樁者半內藏者半左藏咸無焉宜版曾之日困也

甲午賑留正

分司西京邵州居住先是六月癸卯言者論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二三溫人所謂狀元省元兩優釋褐若非其私徒即是其親故望詔夫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時有宣教郎錢父子者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田當召試徑就部注潭州醴陵知縣而去時人稱之是月戊寅朝散大夫劉珏玉慶元黨禁作劉三傑薛應旂字元通鑑亦作三傑并繫其入見上言于甲午日以故御史免喪入見上

言前日之偽黨今又變而為過黨防之不可不至且獻消之之策及論留正共引偽學之罪韓侂胄大喜即日降旨除右正言正坐賑邵州

是夏大溪山島民作亂案本犯及未元通鑑俱作大奚山

大溪山者在廣東海島中是夏廣東提舉茶塩徐安國遣赴入島捕私塩島民不安即肅聚千餘人入海為盜劫副彈壓高登為首揭榜疏安國之罪掠商旅殺平民百三十餘人經畧使雷濂與安國素有隙及是安國乞遣兵討之而濂則用錢酒醪以犒勞且以安國生事開於朝是月戊子詔安國別與差遣會安

國上疏自辨癸巳詔提點刑獄唐弼寔以聞于是
給事中許及之言統領林墉彈壓林通造謀以傾安
國詔二人皆罷七月甲寅下詔召深還既而右諫議
姚愈人以為言乃併安國罷之而弼與宮觀八月庚
辰以軍器監錢之望為秘閣修撰知廣州丁亥以刑
部郎中陳研為提刑知潮州陳宏規為提舉言者後
奏島民擅殺平民之罪辛卯命之望究治之之望盡
執島民戮之無咍類議者或以為過云

秋八月戊子復置嚴州神泉監

甲午均諸路職由

九月壬寅蠲四川民賦

以旱詔制置總領諸司蠲放民賦

乙丑中嚴減否之令

令帥臣監司減否郡守

是月禁偽黨改官

丁卯言者又論偽學之禍望申飭大臣監元祐調停
之說杜其根源時有詔監司帥臣薦舉改官並于奏
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且結朝典之罪秋當大比漕
司前期取家狀必欲書委不是偽學五字于後時有
柴中行者為撫州推官獨甲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

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子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

論壯之

是秋大學生削何澹題名治其罪

案慶元黨太學生削澹題名事在六年呂祖泰決配事後

太學生某人者于齋生題名中削去何澹名字以其嘗排道學也澹時已顯貴大怒于是京尹因其出使

不逞者與之閔遂捕治之時太學生教陶孫為文據

下文所載陶孫詩則此文字應作詩字

以弔趙汝愚而侂胄未得其名俾

士人併承之辭不伏乃移送大理寺獄丞劾其事掠

治無完膚獄竟不就猶坐不應削澹名送嶺南編管

陶孫詩云左手旋乾右轉坤諸公相顏尚流言狠胡

跋靈傷姬旦漁父沉淪弔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
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如今幾世孫陶孫
福州人後數年登進士第獄丞用此除工部郎官云

冬十月祭酉雷

丙申赦

以壽聖隆慈備福光祐太皇太后違豫故也

十一月辛丑上孝宗徽號

加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八字

是日太皇太后崩

于慈福宮詔服期

明年加謚憲聖慈烈皇后攢

于永思陵

癸卯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

紹興中國學初建內出鎮圭以奉文宣王至是上將行大禮而內府無圭乃下國子監借文宣王玉圭用之

赦天下

壬子車駕還大內

自慈福宮

十二月丙子始御正殿

丁丑蠲紹興府身丁錢

以太后攢宮故蠲貧民身丁折帛絹綿錢

甲申雨土

丁酉籍偽學

知綿州王沈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舉薦
閑陞及刑法庶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
閑慢差遣從之于是自慶元至今以偽學逆黨得罪
者凡五十有九人宰執四人趙汝愚右丞相留正少
保觀文殿大學士王藺觀文殿大學士知潭州周必
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待制以上十三人朱熹煥章
閣待制兼侍講徐誼推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彭龜

年吏部侍郎陳傅良中書舍人兼侍講案慶元黨禁

直侍兼直學士院薛叔似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

旨提舉大吏局章穎權兵部侍郎兼侍講鄭湜

權刑部侍郎樓鑰權吏部尚書林大中吏部侍

郎黃由權禮部尚書黃黼權兵部侍郎何異權

禮部侍郎孫逢吉權吏部侍郎餘官三十一人劉

光祖起居郎兼侍讀呂祖儉大府寺丞葉適太府少

卿總領淮東財賦楊方案續通鑑非芳秘書郎項安世秘書省

校書郎沈有開起居郎曾三聘知郢州游仲鴻軍器

監主簿吳獵監察御史李祥國子祭酒楊簡國子

博士趙汝讜添差監左藏西庫趙汝談前淮西安

撫司幹官陳峴秘書省校書郎范仲黼著作郎兼權

禮部郎官汪逵國子司業孫元卿國子博士袁燮太

學博士陳武國子正田澹宗正丞兼權工部郎官黃

度右正言張體仁太府卿案慶元黨禁作詹體仁此

黨人是在者皆先後復職詹亦與其刻詹水傳建寧浦

城人以太府卿直龍圖閣罷後復直閣除司農卿則為

詹無疑宗元通鑑作張考紹熙初祭幼學福建提舉

羅點薦士八人有張體仁見本紀案慶元

常平茶事黃灝浙西提舉常平茶監公事黨禁無

黃灝係脫誤宗周南池州州學教授吳柔勝新嘉興

府府學教授李直校書郎王厚之直寶謨閣案慶元

禁作題

江東提點刑獄孟浩知湖州趙鞏祕閣修

撰知揚州白災震新通判成都府武臣三人皇甫斌

池州都統制范仲壬

案續通鑑作危仲壬誤

知金州張致遠江

西兵馬鈐轄以上並見于臺諫章疏者士人八又楊

宏中周端朝張衍林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

泰事既行黃由為吏部侍郎建言人主不當待天下

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沈故資政殿學士詔曾

孫也未幾擢沈利路轉運判官時由權禮部尚書尋

出帥蜀張巖為殿中侍御史奏由阿附權臣植立黨

與遂降由雜學士奉祠焉

是歲復銓試取人數

依舊制二人而取一 故事春秋再試十人而取七

乾道二年後止春試二人而取一 紹熙末議者病其

寡學乃請三人而取一是歲謝源明為吏部侍郎上

言今世祿之家已留意學問請復舊制詔從焉今

蜀中銓試甚寬凡假手者率費七百緡尺勢要子孫

鮮不與選或謂宜悉赴吏部然吏部亦不免此要當

如祖宗時先試而後命可也

草密白補授弊

舊制樞密院事並過門下省乾道元年十二月癸卯

言者請自今樞密院已被旨文書並關中書門下依三省式畫苗書牘以示欽重出命之意從之然密院機速事則不由中書直關門下省謂之密白是年樞密院以密白遷補潛邸醫官二人給事中許及之以非舊典爭之遂寢其命

慶元四年戊午春正月丙辰趙師堯除工部侍郎案宋元通鑑師堯之除在八月誤此日內有都市行燈之語則為正月無疑慶元黨禁謂除命在正月十八日者是

韓侂胄妻早死有四妾皆得郡封所謂四夫人也其次又十人亦有名位去歲秋冬之間有獻北珠冠四枚者侂胄喜以遺四夫人其十人皆愠曰等人耳我

輩不堪戴耶侂胄患之師堯時以列卿守臨安徵聞其事亟出十萬緡市北珠甚急是月辛亥侂胄入朝未歸京戶忽遣人致饋啟之十珠冠也十人者大喜分持以去侂胄歸左右以告侂胄未及有言十人者咸來致謝遂已翼日都市行燈羣婢皆頂珠冠而出又明日語侂胄曰我曹夜來過朝天門都人聚觀真是喝采郡王奈何不與趙大卿轉官耶翼日又言之故有是命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指其竹籬茅舍而謂曰此真田舍間氣象所惜者欠雞鳴犬吠耳少焉有犬嗥子叢薄之下亟遣視之京戶趙侍郎

也侂胄大笑其後京尹坐他事罷諸生為詩誚之有
也曾學犬吠村莊之句即指此也

丙寅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下外詔恤流民

以兩浙江淮荆湖四川民流詔有司舉行寬恤之政

二月辛未詔近臣舉才

兩省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一二人毋舉宰執子弟親黨

三月己丑降德音

以憲聖攢宮之役蠲臨安紹興賦租稅有差

是月經筵進讀寶訓

臣寮劄子恭聞詔旨已擇今月十一日開講望陛下
遵用仁宗高宗故事令侍講之臣仰稽三朝寶訓如
李淑所舉外治數條詳忠講明以脩觀覽凡武備之
設何者為先軍旅之制何者為重邊圉治守孰為要
害夷狄情偽孰得要領考古驗今有至計商畧而施
行之足以為思患預防之策上從之

夏五月己亥韓侂胄為少傅

賜玉帶以朝以憲聖攢宮復土遷也

己酉詔禁為學

先是右諫議姚愈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為道

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諫議張釜亦以為言從之遂命直學士院兼中書舍人高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偽邪朋附協肆奸究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興士大夫勵精更始凡曰淫朋北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忤流言問發將以傾國是而或衆心甚至竊附于先祐之衆賢而不思寔類乎紹聖之奸黨國家秉德康寧不汝瑕玦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弗可復反歟將狃于國之寬

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一二大臣與夫侍從言路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無赦布告天下無忽愈上此奏韓侂胄大善之未幾遂遷兵部尚書御史中丞

是月禁女冠母入大內及三宮

先是江州僧道隆者自言能知人休咎往往或中豪民貴戚競施之號風和尚道隆飲酒食肉多蓄美婦俗又以散聖目之慶元中往來都下有倡婦馬換師

壽康宮募士詹恩妻也號馬部頭既入壽康宮以病歸外舍道隆因之使求賜金于北內以為建塔費陳淑妃亦使其母往拜之安康郡主適羅氏者館諸其家予金錢以萬計府尹趙師異聞之執以屬吏錄其索得金錢三萬緡有奇獄成有旨杖黥隸英德府上牢收管仍以獄詞徧示諸路是歲四月壬申也道隆既斥故有是詔其後興國軍有女巫又以符水出入賁勢之家所謂九宮山是也

秋七月己未丁逢請勿用偽黨

逢以都大川秦茶馬入見極諭元祐建中調停之害

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為證時薛叔似葉肩坐汝愚黨久斥皆起家為郡故逢有是言宰執京鏜何澹大然之翌日遂除軍器監

辛酉葉翥罷

八月久雨

丁卯命決繫囚

丙子謝深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許及之同知樞密院事

淳熙未及之與薛叔似同擢補遺皆為善類所予黨事既起叔似累斥逐及之乃更遷給事中吏部尚書

既而踰二年不遷乃間見侂冑敘其知遇之意及哀
遲之狀不覺涕零繼以屈膝侂冑惻然語之曰尚書
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不數日遂有是除侂冑
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許及之為吏部尚書適
後至閣又掩闕拒之及之大宥會門闌未及閑遂俯
俛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庚辰白氣亘天

丙戌詔詣壽康宮上壽

以太上皇帝聖躬清復率羣臣上壽後不果行
九月壬寅太白晝見

癸卯太白經天

丁未慶元重修敕令成

京鏜上重修敕令格式申明詔頒天下 國朝法令

大抵從寬政和後始有御筆持斷刑名是益多出於
三尺之外矣靖康元年九月議者請參用嘉祐元豐
舊法以竢新書之成奏可尋詔律令依嘉祐斷刑依
元豐明年四月復詔政和海行法非御筆修立者許
引用建炎三年復辟赦舉行仁宗法度即嘉祐元豐
法有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輕時呂頤浩張
浚始為政也明年六月范宗尹相乃奏命有司以嘉

祐政和敕對修成書紹興元年八月上之其後乾道
淳熙慶元之際率十餘歲一修然大槩以紹興重修
勅令格式為準

是月詔造新歷

太史言月食于晝而草澤言食于夜驗視如草澤言
有旨改作仍命祕書省正字馮履參定明年五月壬
辰朔歷成賜名統天蓋自建隆迄慶元二百五十年
之間歷十四變上距黃帝之歷凡五十變矣而知歷
者謂統天新歷尤復踈謬昔洛下閎太初歷成自言
八百年當差一度其後未及八十年固已差一度矣

李淳風曰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又曰自太初下
至麟德差四日自太初上及僖公差三日一行亦曰
劉洪歷四十五年差一度梁武帝歷百八十六年差
一度以前人歷術之精猶不免此况賤工之草創者
乎大抵唐末以後律歷之法不傳士大夫無所從受
而星翁歷人類多鄙淺是以不足以推明其學也
冬十二月丙戌再蠲臨安府身丁錢

三年

是歲育宗室與愿于宮中

藝祖皇帝十世孫燕懿王後也時年六歲後賜名曦

又更名博立為皇太子後又更名詢云

慶元五年起春正月庚子蔡璉誣告趙汝愚異謀

璉初為樞密院直省官趙汝愚定策時璉從旁竊聽欲行漏泄汝愚覺而囚之上即位遂從輕決配去年冬竄歸輦下用事者聞之以為奇貨乃使璉排日供具汝愚當定策時有異謀凡生來賓客所言共七十餘紙文書既就乃議送大理五年正月七日中書舍人范仲藝案韓侂胄傳作張仲藝方下直忽工部尚書兼給事中謝源明過之問曰聞蔡璉之事否曰未也源明具以告且曰儀同之意欲呼近上者三教人問之以寔

此事近上三教人謂彭龜年徐誼沈有開曾三聘葉適項安世輩也仲藝云曰當如何源明曰公必為繳章如此建請但畧令源明與其事公繳錄黃留錄白村門下可也仲藝姑應之曰諾明日詞頭果下張孝伯為吏部侍郎過仲藝云曰蔡璉之事儀同意母它第欲呼近上三教人一問之以寔此事舍人盍分別言之仲藝力言其不可孝伯曰見無禮于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使數人之事成置主上于何地舍人奈何欲庇之耶仲藝曰不然自頃歲已來朝廷行遣諸人不為不盡今無故捕從言朝士數十人付之有司豈不

駭四方之觀聽孝伯唯否而去其後乃知孝伯已見
仇胄力爭之而姑以見試耳夜仲藝直後省遂草駁
奏翼日袖錄黃以謁仇胄語之曰相公今日得君凡
所施為當一以魏公為法章蔡之權不為不盛然至
今得罪于清議者以同文之獄故耳相公勲業如此
胡為蹈之仇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但
已問其人乃知京鏜諸人與吏部尚書劉德秀寔主
此議仲藝具以告孝伯之說告之仇胄釋然曰錄黃
何在仲藝曰在此仇胄取而藏之事遂格既而諫官
張釜陳自强御史劉三傑張巖程松連疏有請詔以

累經赦宥于是彭龜年追三官勒停曾三聘追兩官
而蔡璉補進義副尉云 嘉定元年十月汝愚之子
崇憲訟于朝乃配璉贛州牢城

乙卯果州學官王莘罷

坐考昌州春試舉人而以尚書斷章為問題也先是
去年三月莘與西充縣丞任逢俱被檄考春試莘昌
州逢瀘州逢當發策問今日內外輕車之弊其末云
漢唐之際亦有當王鳳輔政雖為所舉非鳳專權不
親附鳳者亦有因重梨園樂工請解官出外潔介自
守不詣牛仙客者今欲居班列者各知所以砥節厲

行銷去私意無入而不知出之病無愧于不附鳳不
詣仙客之人何術可以臻此策題申至禮部侍郎胡
應期摘其語為韓侂胄言之侂胄怒先是發策相類
者三人一在蜀一在廣一在閩其二人則陳一新林
復之也執政欲併治之張巖為監察御史即奏疏論
去年諸路解試舉人有義題斷章及策題紕繆援引
失當中有涵蓄不盡者意不在莘也中書舍人范仲
藝初聞其事以告禮部尚書黃由由詣宰執京鏗謝
深甫何澹許及之諸公爭之皆不納由不得已作書
具陳利害為侂胄言之侂胄雖勉從而猶未平也然

逢坐是得免而莘所出問題自夏暑雨至文王謨當
時是惡暑雨祁寒之語而但以斷章為名故有是命
于是執政怒逢未已又移書蜀帥表說友欲料理之
賓客諸公多為之請時部使者欲舉逢改京秩者數
人皆惧而止然事竟釋矣是秋巖遷起居舍人又餘
月復為殿中侍御史始何同叔代應期為禮部侍郎
具知其事謂巖曰黃尚書年來可謂大有定力如去
年置籍事今年策題事皆能回用事者之聽會由除
蜀帥冬初陛辭因上奏論治蜀當以安靜和平為先
而治天下兼同此道上下其奏巖即擊之由坐奉祠

者此也

辛酉初命漕臣無出身者勿差官考試

王革既黜時漕臣汪德輔故相伯彥孫大府卿召嗣子也議者謂汪以祖任入官故擇考官不善張巖為監察御史因請自今漕臣不由科第進者更委它監司一員選官校試仍擇有文學士望者一人為點檢官專掌命題去取之事即有不稱加以重罰從之蓋

自嘉泰元年始

壬戌建玉堂

二月乙丑胡紘罷

紹熙末紘為進奏院未為人所知會趙汝愚奪職居餘千韓侂胄意未快有薦紘可脩鷹犬者遂遷司農寺簿除秘書郎監察御史汝愚永州之貶用紘章疏也時侂胄欲諭朱熹無敢先發者紘銳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建方喪之議遷太常少卿紘遂以蒙授沈繼祖云

庚午雪

癸酉白氣亘夫

乙酉貶劉光祖

去歲先祖撰涪城學記

辛慶元黨禁先祖撰涪城學記即在本年有世方

以道為偽而以學為棄物夫好惡出于以時是非定于萬世學者蓋謹所先八以待豪傑之興之語至于諫議張釜劾先祖左逆不臣蓄憤懷姦欺世慢上五罪詔先祖落職房州居住八月壬戌察院朱光之言國是已定要當堅執毋事紛更以底安靜之治三月甲午罷監司減否郡守之制

孝宗淳熙中始嚴監司減否郡守之令既申牧伯部使者數人稽緩之罰時趙雄守荆林粟守潭為上所禮特下詔趣之然行之十餘年其後士大夫往往以人情之厚薄為減否論者頗患其不公去年十一月

庚申新知漢陽軍將用之朝辭上疏稍論其偽朝廷是之至是陳自强復以為言于是減否遂罷

戊申四川行對稍錢引法

自天聖立加交子法每再歲一易令人戶輸紙墨賢三十錢紹興十二年詔增為六十四每界無慮一百七十萬緡其更易不盡者號水火不到錢亦二十餘萬緡悉令計司取之以備邊用然錢引屬提所而鈔紙場錢引務隸成都漕司故更易不盡者提漕屢爭之其後卒歸總所焉紹熙二年上念蜀民之勞詔權展一界乃易慶元四年冬十逢自四川茶馬代還入

見業逢八見在四年秋七月此云冬疑誤言川交子二年一兌每引納

貫頭錢八十文是民甚苦之今計所多羨財請每界展一年永為定制章下制置司表說友為帥上言今民間每兌錢引二千貼納錢引六十四文足每界總領所收貼頭錢凡百八十萬緡今欲展年當求對補之策其一紹熙初增印百七十萬緡今凡八年則兌界兩三次間暗增貼頭錢已三四十萬其一去歲增印百萬緡遷時每界增貼頭錢亦近七萬此二者畧可相當兼總所每界撥還漕司工墨錢十九萬緡今既展年不復對撥而又每界水火不到之緡幾十

萬皆總所得之若展一年所不到者又倍凡此皆可以對補展年所虧之數至是有旨許之然六年冬兌界水火不到錢總七萬五千四百四十八緡嘉泰三年陳暄為總領謝源明為帥請諸朝復以二年一兌蓋軍餉所仰不可復展矣

夏四月定理官歷縣法

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湏入紹興中數申嚴之後亦或廢孝宗在位持之甚嚴慶元初復詔除殿試上三名南省元外並作邑至是又用察院程松言詔大理評事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著為令舊捕

盜改官人並試邑是月正言陳自強請初任未終之人先注簽判一任方許親民從之自後雖宰相子殿試甲科人無有不宰邑者矣

朱熹致仕

去冬十二月有請至是得命熹初疑猶在罪籍不敢有請繼以尚帶階官義當納祿朝廷許熹始用野服見客

五月壬辰朔新歷成

賜名統天新歷京鏜為丞相時所上也初會元歷既成而布衣王孝禮言劉孝榮未嘗以銅表圭面測影

故冬至後天一辰朝廷然之未暇改作去年九月太

史言月蝕于夜而草澤言蝕在晝驗視如草澤言案

元四年九月造新歷曰云太史言月食于晝而草澤言食于夜驗視如草澤言與此互異宋志不載

乃改造歷以秘書省正字馮復為參定官復字叔常

臨邛人嘗從故直徽猷閣張行成為數學故以命焉

歷未成是年正月癸卯監察御史張巖言復倡為隳

辭搖撼國是遂罷去三月庚戌乃詔諸道有通曉天

文歷算者所在具名來上至是歷成歷經凡三卷泐

歷他書十七種凡二十九卷又止臨安進士侯望重

校萬年歷十七卷綱目二卷嘉泰二年日食五月

朔太史以為午正而草澤趙大猷言午初三刻半日
食三分案東志是日太陽午初一起起虧未初刻復滿統天歷後天一辰有半與此時刻頗異
詔著作郎張嗣古監視渾儀秘書丞朱欽則著
作郎王容測驗起居舍人俞徽覆驗卒如大猷所
言史官乃抵罪焉蓋自渡江後歷差者多矣

戊戌親試舉人

賜曾從龍等四百十有二人及第出身有差 舊例
廷試舉人暮者許賜燭然殿深易黑日昃則殿上燭
出矣是年上初策士江西正奏名進士黃實嚴州特
奏名進士皇甫鑑納卷最後廉州特奏名進士劉嘉

猷賜燭至一更四點御藥院言故事賜燭正奏名降
一甲如在第五甲降充本甲末名特奏名降一等如
在第五等與攝助教詔如故事世傳張子韶嘗扣殿
陛賜燭納卷最後上取其策觀之歎其鯁亮遂擢為
榜首其實不然

都城疫

丁酉以久雨民多疾疫命臨安府賑恤之
案本紀命臨安賑恤
申在戊

壬子命諸州學置武齋

武學自祖宗以來京師有之乾道七年七月庚寅詔

武學該赴解試人以五十人為額然郡國未之建也至是言者請即諸州州學置武士齋舍選官按其武藝直籍在官荒田以脩餼廩從之然後亦不克行

六月丁逢罷

何澹為參知政事其弟滌新除通判臨安府自行在舟行歸處州舟人江乙市私鹽萬餘斤以往東梓巡檢司邏卒侏廣等捕之滌伏劍傷廣事至臨安司農卿丁逢知府事當乙杖罪而廣以受賄杖脊編管時慶元五年六月也程松為監察御史上疏劾之戊辰詔逢與官觀而以工部侍郎朱晞顏知府事且命

大理劾江乙以聞母得觀望生事卒未澹乃丐免上批其奏畧云遽以小嫌力求引去卿初無預朕亦何心澹乃即起視事上尋批付大理以伏暑恐致淹延命有司據見追到人結絕秋七月獄成甲午滌降一官為朝奉郎罷通判逢降一官罷祠乙未澹上疏言臣頃為中丞首論樞密使王藺不能鈐束其弟藺遂去國今訓飭無素罪何所逃望賜黜責詔不許明年閏二月澹知樞密院事七月逢遂奉祠十一月復逢直寶文閣知婺州嘉泰元年四月以滌通判建寧

是夏盜竊太廟金寶

自休兵後太廟創冊寶殿凡帝后寶冊洎郊廟金玉禮器皆藏焉始時令太常寺官一員季點然第省閱文歷而已乾道五年春因有盜竊禮器者中書門下始奏令每季取索赤歷點檢足備用印封鎖具有無損夫申省是夏太常寺奏太廟遺夫皇后金寶二命大理寺治之六月庚寅降旨既而廟之衛卒赴有司自言坐獄死蓋故事冊寶以中人領其工作及盜去鑿而售之中乃鉄胎也緣是事敗自後朝廷益謹其事月以察官禮官中官各一員檢視謂之點寶禮器中瑤爵玉瓚二事絕佳人間所未有其它圭璧大抵多水將水色也冊寶中惟昭慈聖憲皇后謚冊以象牙餘皆珉玉又有徽宗皇帝謚寶玉色尤溫粹嘉泰四年九月得四圭有邸玉一詔藏于太常

秋七月癸丑劉德秀罷

德秀初以重慶守入朝不為時相留正所知著作佐郎范仲黼正容也請為之地仲黼見正言之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無安靜之理時京鏜已為刑部尚書正不得已下除德秀大理寺簿德秀怨仲黼薦已不力併憾之會上登極鏜與韓侂胄深交不數月

仇胄擢德秀監察御史而鏗繼為執政正是時甫去位也又數月遷德秀右正言仲黼時為夔路提刑德秀遂建言諸路憲臣未嘗歷守令及他司官者請皆與郡從之仲黼坐是左遷知漢州二年春德秀遷諫長者劾留正四大罪又奏仲黼附和偽學奴事陳傅良自入仕為夔州教授年餘即入館學俸入無幾為夔路憲僅三四月乃于郫縣雙流之間大殖良田背平日受賂所致仲黼遂坐免

甲寅嚴銅錢滲泄禁

禁高麗日本商旅博易銅錢

八月癸亥白氣亘天

辛巳太廟太祖夾室柱生芝

壬午京鏗率百官赴太廟觀芝

上過壽康宮

上壽始得見太上皇帝成禮而還 上以重明節前十日請壽康宮進香德音降諸道流罪以下囚釋杖以下百官及庶人推恩有差諸道贓賞錢悉蠲之加賜行在諸軍如雪寒錢例宰輔皆進官一等右丞相京鏗為少保封鄭國公韓侂胄為少保封平原郡王保信軍節度使李孝純為保大軍節度使昭信軍承

宣使李孝友為奉寧軍節度使保順軍節度使謝淵
為太尉入內侍省押班甘昂以兩官宣力備竭忠
勤特遷二官其餘次第行賞初上之未見壽康也御
史胡紘因劾趙汝愚請以行遣汝愚之事奏之大上
庶幾太上惟然盡釋前憾怡愉如初汝愚遂有永州
之貶及是過宮禮成百官監司郡守皆上表稱賀焉

中興外戚封王者自信安孟王忠厚始其後平樂

常王淵大寧吳王益新興吳王益永寧郭王師禹皆

以元舅之貴乃得之韓侂胄以中官從曾祖案侂胄
曾係琦為韓石六世祖則侂封平原郡王益殊命也
曾乃中官從祖非從曾祖也

甘昂昇之弟也上過壽康昂與有力焉頗貴寵

戊子立沿邊諸州武舉取士法

冬十月丙子金使來

金遣兵部尚書僕散琦吏部郎中張汝猷來賀瑞慶

節詔金使見辭並令韓侂胄隨班侍立

是月陳自強上緊要政目

三十年人才財用軍旅風俗蓄積學校爵祿教
化命令賞罰法禁諫諍薦舉科舉禮制祭祀銓選獄
訟稅賦農田邊備奉天奉祖宗任相任將任官監司
守令馭夷狄荒政為政請令侍從兩省誦讀官進故

事日于前項政事條目內選擇一事為題先叙前代帝王施行得失而證以祖宗故事然後論今日事體所宜斷以已意俟其進入編為一書如一月而講一事則一歲之間便有三四十事不過二年朝廷之大政講究畢矣疏奏從之已而翰林學士高文虎又以二十事上之如前請稽古勤政威斷卹刑惠民久任考課選吏採弊宗廟宗室兵制文章歷法錢幣漕運奉親茶鹽常平義倉

十一月己丑詔復右司一員

十二月庚午建安仁宅惠濟倉庫

於廣東水土惡弱諸州以給士大夫之死而不能歸者

是冬編慶元寬恤詔令

明年五月書成併後法撮要上之始紹興二十二年八月王瞻叔知荆門軍代還入見請命有司編集
中興以來寬恤詔令而知惠州鄭康佐者亦言守令奉行詔書不度請編類成書以賜從之二十五年九月乃成凡二百卷號紹興寬恤詔令其後淳熙慶元皆昉此為之

是歲賑諸州水災

信饒江撫嚴衢台州建昌興國軍及廣東諸州大水
命賑之

兩朝綱目備要卷六

寧宗

慶元六年庚申春正月己亥皇子坦生

八月壬寅薨追封邠王謚曰冲温

二月戊辰降德音

以皇子生故也降諸路襍犯死罪以下囚釋杖以下
已巳雨土

閏月丁未亦如之

戊寅上太上皇帝玉牒聖政日歷會要

宰相京鏜等上之上率羣臣恭上於
壽康宮

乙酉雪

閏二月庚寅京鏜為左丞相謝深甫為右丞相何澹知
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

乙巳留正致仕

復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辛亥吳曦建節

曦璘之孫挺之子也以殿前都指揮使為昭信軍節
度使

理前宰執舉狀為職司

以待執政之子弟焉 祖宗時執政子弟皆得任內
外清望官但不為臺諫兩省耳自蔡京父子共政秦
熈繼之由是典制大壞孝宗惡焉淳熙八年八月始
詔見任宰執臺諫子孫並與官觀嶽廟理為資考至
是又詔許用前執宰舉狀為職司云

三月甲子朱熹卒

先是庚申熹臆腑微利邑宰張揆來見有餽熹却之
謂知縣若寬得百姓一分即某受一分之賜蓋揆藉
持相之勢克齟可畏百姓甚苦之故熹有是言辛酉

改大學章句誠意一章此熹絕筆也是日午刻暴下自此不復出書院矣壬戌臧腑尤急癸亥諸生入問疾熹起坐談論為學功夫顧謂蔡沉曰某與先丈病證一同決不起疾沉答先人病兩月餘日先生方苦臧腑然老人氣體易虛不可不急治療諸生退夜分令蔡沉檢巢氏病源醫生劉擇之云待制脉絕已三日矣只是精神定把得如此分明是夜五鼓令蔡沉至卧内熹坐於床沉侍立熹以手挽沉衣令坐若有欲言而不言者久之命移寢中堂黎明諸生復入問疾熹索紙筆及取至伸紙握筆堅謹如平時然已不

能運少頃置筆就枕誤觸巾目蔡沉使正之揮婦女無得近諸生揖而退熹上下其視方腫炯然徐徐開合氣息漸微良久恬然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水頽山哲人之萎豈小變哉諸生近者奔赴遠者相與為位而哭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十月壬申葬於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黃幹主喪禮蔡沉主葬役時為黨禁嚴太守則韓侂胄之黨傅伯壽也然會葬者亦幾千人先是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期以一日聚于信上欲送偽師朱熹之葬臣聞偽師往在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在湖南則湖南之徒盛每夜三鼓聚于

一室偽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或更相問答或轉相
辨難或吟哦恠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
釋氏入定之狀至於遇夜則入至曉則散又如奸人
事魔之教觀其文則對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儀語
言險恠亦如釋家之語錄禱之以魔書之詭祕倡之
以魔法之和同今熹身已歿其徒不忘生則畫象以
事之歿則設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會聚之間必無
美意若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是謀議時政之得失
望令守臣約束仍具已施行申尚書省從之門人范
念德為鑄錢司主管官沿檄檢視坑場因便道會葬

率同門之士訣祭於墓隅其詞曰天之生賢蓋亦不
數儲精孕靈及河維嶽厥惟孔艱是以殊邈先生之
生黃河其清先生之亡維嶽其頽不知何年復此胚
胎徒役紛集窀穸告期山哀浦思風慘雲悲臨穴一
慟萬古長辭念德歸未至鄱陽有旨鑄官罷任蓋臺
察劾其離次會葬云 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
於國聞時政之得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
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
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

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自先生沒其道愈久而愈彰其學愈久而愈盛亦可見此理之在人心未嘗泯也
卒未幸聚景園

車駕從壽成惠慈皇太后回幸

夏四月辛亥鄧友龍請毋用偽黨

案慶元黨禁友龍之請在五年四月

友龍時為監都進奏院請明詔大臣用舍從違謹所決擇友龍尋除察官十一月乙亥殿中御史陳謹

請明詔大臣於進擬人才之初審其邪正而毋事乎繳駁十二月甲午議者又言今奸偽之徒呼嘯朋侶以圖報復當戒其漸望自今回心向道者姑與外祠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長惡弗悛負固不服者必重寘典憲投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宿道向方案乙亥甲午二事慶元黨禁亦在五年嘉祐恭元年二月乙亥議者又言偽學之徒餘孽未能盡革願於聽言用人之際防微

杜漸

初置資善堂小學教授

以命國博蕭達時東宮纔封衛國公未正名故也舊

制資善堂稱翊善若皇孫則為皇太子宮小學教授至是參用之達字景伯淳熙十四年廷試第四人慶元四年冬除太學博士明年遷國子又明年春兼實錄院檢討官遂為學官之選數月除祿書郎不數年累遷至禮部尚書云

五月早

丙辰決中外繫囚除茶鹽賞錢 癸亥避殿減膳置

寬恤局 丙寅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諸路關雨州

縣釋杖以下囚

戊辰詔求言

旱故也詔侍從兩省卿監即官館職疏陳闕失當今急務詔曰朕寅奉慈訓猥以眇身託於士民之上夙夜慄慄不遑康寧惟德菲薄暗於大道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干陰陽之和乃夏序失中閏月不雨大田既圻嘉穀將槁元元何辜咎實在朕意者政事有所虧刑法失其當歟賦役煩重而烝庶之失業者衆歟不然何致沴之深也朕即位以來荷天右序頻歲中熟民僅小康儲侍未裕儻遇饑歉將奚以相恤夫德之不修既召譴告又不深迹厥由力圖消弭其謂百姓百已詔在位陳朕過失與時政之繆又惟却使者

守令朕所賴以協宣德澤者也今或務行苛細縱長吏奸獄訟不平寃者無所赴愬所以傷害和氣咎益甚焉繼自今其悉章卑心亟為民慮凡弊事可除使利可興者條具來上朕將親覽擇其至當而推行之布告中外使咸知朕恐懼修省之意

壬申雨

丁丑詔省詳封事

三省樞密院擇其可行者以聞

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丁亥壽仁太上皇后崩

案本紀在戊子

治喪於慈儀殿謚曰慈懿皇后權擯于臨安南山之修吉寺

壬辰趙善義吳旰使金

善義以戶部郎中為賀生辰使旰以都官郎中為告哀使善義還至雍邱因與金人爭下車子處忽謂金人曰爾方為蒙古韃靼所擾何暇與我較莫待要南朝舉兵夾攻耶其下共調護之金人乃止翌日伴使謂趙曰昨日國信尚書所言某等歸上頭莫須奏過否趙皇恐以醉為詞且謝之事聞趙遂坐奉使生事免官旰之使也善義未還金人以南使驟來疑

偵其國中事吳至盱眙未即納陰遣人至臨安伺之
得其實而歸乃遣使來迓故吳留盱眙者五十有五
日云吳入境與趙過於塗兩使分道而過各不相聞
但私以片紙往來而已

戊申許及之罷

以母喪去位

秋七月丁卯陳自强簽書樞密院事

自强慶元二年夏以選人入都欲求諸州學官闕見
執政皆不遂其所居逆旅主人善拂茶自强一日見
其出問所之曰某為儀同擊茶月給十千日三往府

中每往擊茶一甌而已餘無事也自强太息曰我嘗
權儀同先生主人曰官人求闕不遂盍見儀同乎自
強曰吾貧旅費垂盡聞見儀同所費不少安能辦之
主人曰俟語次試為拈出旬餘無耗一日自强方悶
坐有直省官持呼召來者約來日午後至府相見自
強莫知所謂比至則侍從官以次畢集謁入傳令先
召陳侂胄命設褥於堂上鄉之再拜次召侍從官同
坐從官踧踏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沉
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連章薦其才遂除太學錄未
踰年迂博士數月轉國子又數月為祕書郎入館半

歲除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半月餘遂秉政自選人至樞府首尾四年云

八月庚寅赦天下

以聖安壽仁太上皇帝違豫故也

辛卯太上皇帝崩

崩于壽康宮年五十四孝宗之喪趙汝愚當國始令羣臣服白涼衫皂帶以治事逮終喪乃止論者以為是及光宗之喪禮部侍郎陳宗召復諸百官以日易月禫除畢服紫衫皂帶以治事從之

乙未日中有黑子

丁酉京鐘薨

賜謚文穆既而其子沆請避家諱改文忠於是言者以為楊億巨儒既謚曰文議者欲加一忠字竟不之與夫欲加一字猶且不可况謚以二字又欲極美乎望敕攸司自今議謚務當其實其或不然當准古法以選舉不實論若定謚已下其子孫請再更易者以違制論從之其後察官倪思復以為言鐘乃改謚莊定自南渡以來宰執堂饌每員日給一千休兵後五倍其數蓋取萬錢之義也舊例日為豐饌羣公一舉筋則皆為皂隸所有京鐘當國始議以為不當

暴殄天物乃損其數人用二千三百餘悉折見錢於是日具小殮數日然後設一盛饌每執政一忌日堂厨激賞庫臨安府殿前步軍轉運司各送齊僧錢五十千節序及非時生料亦如之 淳熙中鏜以檢正報謝北朝因爭撤樂孝宗嘉之遂除侍從會趙汝愚自蜀台還上諭大臣除鏜四川帥汝愚聞之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由是兩人有隙汝愚得政鏜時為刑部尚書亟納交於侂胄繼擢執政自是為侂胄謀主卜鏜與劉德秀在侂胄之門最為克儉侂胄未顯時惟二人與之深交及用事侂胄所為暴

虐皆二人教之云

九月己未雷

辛未合祭天地於明堂

紹熙五年明堂孝宗未卒哭時趙汝愚朝獻景靈宮嗣秀王伯圭朝饗太廟而上獨祀明堂是年光宗之喪甫踰月而當行大禮乃命右丞相謝深甫疑天興之祠嗣濮王不傳攝宗廟之祭盖用紹熙禮六

安本紀已

已命庚午命嗣濮王

赦天下

丙子呂祖泰決配

案慶元黨禁祖泰上書在五年九月而宋史本傳祖泰因周必大降少保

致仕憤之乃上書請誅侂事在嘉泰元年與此異惟侂傳係六年與此同

是月十一日甲子進士呂祖泰投匭上書論韓侂胄其言畧曰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為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何人也徒以侂胄童孺之師而躡致禁從陛下舊學之臣若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案周筠宋史祖泰傳均誤韓氏之廝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周筠以皇后親屬俱至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誠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廝役之周筠者乎

其妄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也願陛下亟誅侂胄及蘇師旦周筠而罷逐陳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雖怒甚重違人心會方行明堂禮故未及問卒未禮成肆大青後五日乃批旨云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送連州拘管於是右諫議大夫程松殿中侍御史陳謙皆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今縱不殺猶宜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是日得旨令臨安府從杖一百真決免刺面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字泰然元祐戶部尚書分孺之五世孫也寓居無錫縣

案宋史本傳云夷簡性疏達尚氣義既得罪士大

五世孫寓常之宜興夫勞之者無悔色侂冑猶憐之祖泰始自必死獨

冀以身悟朝廷就逮不懼京尹趙善堅受侂冑計

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亦有共為章者乎汝弟言

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何問之愚也吾固自知必死

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乎善堅曰汝病風喪心

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

病風喪心爾廷中聞之悚然有歎息者嘉泰三年

十月庚子得旨許自便祖泰不敢歸投身襄郢間

案本傳但言祖泰既貶道出潭州侂冑使人跡

其所在乃匿襄郢間不載自便之詔與史文有誤又四

年侂冑死史丞相得政下欽婺州求祖泰所在欲官

之會祖泰自江陵歸乃詔改正過名特補上州文學

嘉定元年七月辛丑也俄改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

四年丁內艱無以葬來中都謀於諸公間遇寒疾數

日死其年四十九

冬十月丙戌以韓侂冑為太傅

以永崇陵成也

癸巳初以年勞減舉主

時費士寅為左選侍郎請歷十五考以上無贓私罪

犯者聽免職司舉主一員從之

辛丑兩土

十一月辛卯亦如之

十一月癸丑朔宗室與愿更名

除福州觀察使改名曦令資善堂授書

己未皇后韓氏崩

謚曰恭淑權攢于南山之廣教寺

癸亥皇子增生

十二月癸未朔薨追封郢王謚冲美

案本紀謚冲美疑此有誤

丙寅上太行太上皇帝謚

曰憲仁聖哲慈孝皇帝廟號光宗

東北地震

十二月乙酉日中有黑子

乙巳乃戒

辛卯權攢光宗于永崇陵

永佑之權攢也宰相秦檜不欲行乃命信安孟王忠厚以樞密使為之及營恩陵備置五使遂命右相周必大掩攢宮從所請也時右相王淮以母老惡凶事故不欲行然陵成而王卒罷永阜之役既命左相留正未葬而正逐右相趙汝愚亦不欲行乃以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郭師禹為總護使而命參知政事余端

禮持節導梓宮既葬師禹封永寧郡王汝遇遂得罪
及是永崇陵將復土右相謝深甫亦不行乃命韓侂
胄馬山陵非宰相護送遂為故事

癸卯祔光宗于太廟

太廟自仁宗以來皆祀七世宗寧初蔡京秉政始取
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奉翼祖宣祖
咸歸本室焉然王莽已營九廟唐明皇又用之非始
於蔡京也紹興中徽宗祔廟以與哲宗同為一世故
無所祧及升祔欽宗始祧翼祖高宗與欽宗同為一
世亦不祧由是淳熙末年太廟祀九世十二室及阜

陵復土趙汝愚為政遂祧僖宣二祖而祔孝宗時朱
熹在經筵獨以九廟為正汝愚不從熹之議遂祔及
光宗祔廟復不祧又祀九世矣

詔改明年元

上繼統趙汝愚為相銳意慶歷元祐故事故改慶元
慶元盡六年而上皇及太后繼崩中宮去世二王子
不育朝廷嫌之因改明年為嘉泰云

乙巳蠲臨安府紹興府民賦

緣攢宮役者

己酉吳曦為太尉

是冬括閩外營田租不果

閩外舊有營田歲收租十餘萬斛其田半為吳郭田諸家所據租入甚輕計司知之而不敢問慶元末司農少卿江陰王寧總領四川財賦有隆州州學教授江原張鈞嘗仕利路獻策於寧以為營田租可增寧用其說是冬分遣官屬八人按行諸郡所遣官知其不可僅畧增之時新金州簽判眉州人元鼎者分括鳳州遂盡集屬邑之民糾決升降連數月不已太尉郭杲時為興州帥寧杲舊同寮相厚善至是寧欲核其軍中缺負將佐杲不肯互奏于朝朝廷用杲言由

此兩人有隙及寧括營田杲尤不以為是有武臣守鳳州者杲親黨也知其情即諭營田之家啖元鼎以利寧命元鼎近邊三十里毋得增括元鼎匿之營田戶數自詣元鼎請其榜以示人元鼎不與時日將午元鼎卧未出營田戶數百譟于庭曰我曹拘此近半年而若猶未起事何時而可集耶即突入執元鼎毆之探其囊得金錢虎皮解鹽等物又啟其從吏之橐所得物半之即斥元鼎立庭下授之紙使其具所得主名元鼎辭伏衆擁元鼎諸郡守守即白利州西路安撫司云總所營田官邊民驚擾欲為變本州已撫定

乞遣兵彈壓杲因出榜招諭且以聞寧聞之即以元
鼎屬吏利州安撫司屬官張欒者賴昌人與寧善密
以杲劾疏告寧寧得書謂人曰郭帥與寧善何得至
此不閱月有詔除寧直徽猷閣湖北轉運副使寧始
信其言先是興州摧鋒踏白二軍戍黑谷者騎士月
給芻錢甚厚寧議損之是秋戍卒張威等百餘人亡
入黑谷為盜有奔北境者北帥械其二十七人還都
統司杲戮之而不敢奏寧遂坐免命未下而杲卒於
是以太尉吳曦代為帥而以杲姪倪領殿巖蓋明年
八月云

是歲取撥封樁庫錢數百萬緡

慶元後每封樁庫取撥錢輒數十萬緡銀亦數萬兩
黃金亦數千兩蓋以為奉神事親之費云是年六月
撥封樁庫錢一百萬緡修奉太上皇后攢宮七月撥
二十萬緡入內藏八月撥錢十五萬緡并銀二萬兩
充秋季供奉太皇太后使用又撥金二千五百兩銀
二萬兩充明堂使用又撥一百萬緡修奉太上皇帝
攢宮一季之間所撥金銀錢計直二百五十萬緡蓋
多非泛支用故爾常年則不及此數焉

賑諸州水旱

建寧府嚴嚴衢婺饒信南劍州水建康府常潤揚楚
通泰和州江陰軍旱賑之

兩朝綱目條要卷七

寧宗

嘉泰元年辛酉春正月戊午申嚴福建科益之禁
壬戌謝深甫等薦士

三十有五人詔籍記中書以待選擇

丁卯禁路鈐按閱受餽及擅招軍

違者寘諸法

戊辰雪

乙亥又雪

庚午以葛邲配饗光宗廟廷

賜謚文定光宗既祔廟當議配饗而一朝三相中周必大留正在其時皆嘗以學黨得罪故論者欲用葛邲及黨禁解嘉定元年五月必大之子新知筠州綸案必大子乞以其父配享廟庭詔制禮官詳議明年正名綸作之孫祕閣校理元剛復言其祖首侍崇陵講讀後在相位始終六年而必大之相纔三閱月葛邲之相亦不踰年當以其祖配時章穎權禮部尚書乃乞並用二公配饗後亦不果行焉蓋必大雖賢相而被罪於授受之初正雖舊臣而去國於阽危之際是以論者

有所不叶也然前朝如富公司馬公皆嘗被罪於熙寧紹聖之間而不害其配饗則亦未可以此而致疑云

二月壬辰開資善堂

癸巳周必大降官

制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降充少保依舊職致仕先是進士呂祖泰以上書得罪至是監察御史林采言偽習之成造端自必大宜加黜削施康年亦言必大首倡偽徒私植黨與又言偽學之徒餘孽未能盡革願於聽言用人之際防微杜漸故

有是命自朱熹獲罪黨禁益譁稍稱善類近逐無遺至
薦舉考校皆為厲禁姦貪狼籍暴慢恣肆之徒紛紜
並起填塞要塗士知務修飭守廉隅者例取姍侮或
及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選懦
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
自別其非黨熹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為輟時多勸熹
以謝絕生徒儉德避難者熹笑而不答與學者黃榦
書曰前此常患來學之徒真偽難辨今却得朝廷如
此大開爐鞴煅煉一番一等渾淆夾雜之流不須大
段比磨勘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先是有新某州教

授余嘉者

案慶元黨禁作新州教授
余嘉朱子傳作余嘉

上書政府乞斬

熹右丞相謝深甫語人曰彼何罪暨熹既歿言者猶

不能已蓋仇曹用事以來一等小人知素不齒於名

教懼一旦善類復用而已斥於是橫身以任其責京

鏗何澹劉德秀胡紘四人寔專主偽學之禁為韓侂

胄斥逐異己者羣小附之牢不可破天下目此四人

為魁儉云 周必大與楊萬里居同州二人論不合

必大得政萬里獨不得登從班慶元間諸公皆竄斥

余端禮與萬里善京鏗又敬之欲援以升萬里力辭

乃下詔以萬里嘗為上皇宮僚未經擢用特除煥章

閣待制官祠如故未幾萬里力祈引年遂以寶文閣待制致仕士大夫益高之誠齋致仕不得其年月姑附于此

詔修光宗寔錄

二年十一月乙卯詔再修日歷

乙未續修吏部七司法

二年十一月乙巳詔重修

己亥四川初試教官

試教官者自熙豐間始程伊川嘗非之今不廢其法凡有出身人願試者先具所業經義三道詩賦各音

赴禮部陳乞若文理堪試則送試院不限人數取文理優長之人為合格初任除諸州教官自是為學之選及是言者請四川制置司遇類省試年分倣禮部附試學官許有出身人具所業赴制置司陳乞委有出身通判或教授看詳是歲就試者四人而取二人蜀人試教官自此始

辛丑雨土

三月丙寅雨雹

戊辰又雨

戊寅臨安大火

是夜臨安府寶蓮山下御史臺吏楊浩家火延燒御史臺司農寺將作軍器監進奏文思御輦院太史局軍頭皇城司諸物庫 四月庚辰朔詔被火之家願於貢院及寺觀寓止者聽之辛巳火乃滅詔兩浙轉運司臨安府上所焚民居之數于朝厚加賑卹死者給錢瘞之有司奏延燒軍民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九家凡十八萬六千八百三十一口死而可知者五十九人詔出內府錢十六萬三千五百七十一緡米六萬五千一百九十二斛四斗付浙漕司臨安府分賜被火之民人錢一千米四斗小兒半之死者人予

十千而軍士各家錢二千米一斛浩坐降二官吉陽軍編管言者以為罰不當罪遂除名黥隸萬安軍而其子從政郎御史臺引贊官椿諫院守當官樞皆杖脊刺面配千里外火之始作也祕書郎葉挺之外親有據屋縱火者挺亦坐免壬午詔臨安府內外不被火之家有遷徙之勞並放餼錢五日時朝士皆借官船以居其屬太府寺丞黃何艤舟翔鸞寺前是夜賊登舟執何掠其金帛婦女而去何訴於朝事下大理火之未滅也工部令史薛基家婢邱安喜者持炬燔其主之屋知臨安府趙善堅執之梟其首以令且待

罪詔釋之善堅尋罷去其冬十一月都城又火明年七月故將張忠烈家又火所燔凡數千家焉蓋自渡江以來都城火災未有及卒西歲者謝深甫等以輔政無狀致天譴請罪不許 甲申命臨安府察姦民縱火者以軍法治之

是春姜特立建節

以和州防禦使為寧遠軍節度使

夏四月辛巳下詔自責

案本紀及宋元通鑑下詔在壬午

詔曰朕以眇躬獲奉宗廟不明不敏無以上承天心下有萬姓乃者學魯咎之延閔山游集嬛嬛在疾風夜

震皇今者謫見天地京城大火百萬生聚顛踣號呼無所歸命夫天生蒸民付于司牧顧朕德薄言動差失刑政繆盭赫然威怒宜譴朕躬元元何辜害至此極朕方戰慄齋精哀籲于上帝二三大臣視吾百姓艱阨有可以全活之者公上之須廩庾之積捐以與民一無所愛庶幾安集慰朕惓惓之意 癸巳避殿減膳 案本紀避殿在癸未此云癸巳誤 詔樞密院嚴禁衛班直及諸軍營柵遭焚之數來上

辛卯龍州蕃部寇邊

遣官軍討之先是龍州夷人常至濁水寨互市寨有

土豪受而儲之及蘓肅之知龍州以土豪擅利乃罪而移之自是戎人鹽糧米茶之屬皆不可得有李蒙大者本漢人以作過竄入龍州蕃部結夷人至是寇邊四川制置司以聞嘉泰三年十月李蒙大納款四年正月得肯許之自是蕃部稍息

詔戒風俗

詔曰風俗侈靡日甚一日服食器用無復差等今被焚之餘其令官民營造室屋一遵制度務從簡朴銷金鋪翠無得服用今以宮中所有焚之通衢中外士庶令有司嚴立禁防貴近之家尤當遵奉苟違斯令

必罰無赦 丁酉御殿復膳

戊戌以潛邸為開元宮

五月旱

戊辰禱於天地宗廟社稷

案本紀作戊午

詔大理三衙臨

安府兩浙州縣決繫囚釋諸路杖以下囚除茶鹽賞錢命有司舉行寬恤之政十有六條

韓侂胄請致仕不許

時有監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者嘗建言當令侂胄平

章軍國重事如文彥博

案宋史侂胄傳允中上書在三年拜太師後而此載侂胄

之為太師又在 侂胄聞之上疏曰臣家本業儒遭逢

二年之久

聖世繇臣曾祖先臣琦伯祖先臣忠彥踵登科第接
接武丞輔暨于臣先大父先臣嘉彥蒙神宗皇帝錄
先世舊勲俾之尚主自茲派流右列逮至臣不敢遺
墜誤蒙孝宗皇帝特達之知擢賓賓閣光宗皇帝嗣
登大寶亦蒙眷遇每獲欽奉清閒之燕甲寅之秋國
家故臣屬在肺腑往來兩官預聞內禪陛下龍飛之
日面奉憲聖慈烈皇后聖旨俾臣朝夕仰禪初政臣
深惟綿薄不足以副使令是歲之冬即求閑退得請
奉祠相繼乞骸之章亦已屢上俞音既秘颺勉至今
正以聖恩深厚訓旨再三臣未敢復申前請五月二

十六日臣因見宰執忽聞局務官有劄子納廟堂及
臺諫乃引文彥博故事肆為狂妄之說臣聞之駭汗
如雨臣之本心天實臨之陛下實知之豈謂百執事
間猶有不諒臣之丹曲妄有擬議斯人固不足責而
臣之出處豈不明不惟自速顛隳竊恐上玷先訓况
臣近於雲川營一小室今將二歲猶未就緒非臣親
往終不能辦於是昧死陳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
臣守本官致仕以遂其私以全愚分疏入上批其奏
曰卿輔翊初政累歲于茲忠誠備殫勲績益茂朕方
得所倚賴豈容遠嫌力求休佚其體至懷勿復固請

於是允中遂坐免令臨安府押出國門而李孝友字純皆奪節

丙子雨

丁丑雨雹

七月癸亥又雨

六月丙午太白經天

秋七月乙卯何澹罷

先是澹以第滌帶私鹽殺傷邏卒事所累至是丐免罷為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朔日改大學士澹再為中執法以至罷政前後踰六年專偽學之禁云澹始

以留正薦自權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首擊周必大罷之未幾遷中執法一時名士排擊殆盡大為清議所薄會有本生繼母之喪徘徊不肯去太學生喬誥等移書切責之語在紹熙二年澹乃去位四年免喪時趙汝愚已執政止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澹愈怨恨祈哀韓侂胄慶元初遂除御史中丞自是力主偽學之禁以至執政

甲子陳自強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

乙丑賜龔願正出身

顧正和州歷陽人本名敷願少舉進士不第用洪丞相門客恩為不理選限登仕即嘗著符祐本末三十卷又撰元祐黨籍三百九人列傳所佚者六人而已洪內翰領史院薦于朝初授下州文學施補迪功郎潭州南嶽廟光宗受禪改今名用薦者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遷太社令宗正寺主簿願正著續稽古錄盛言韓侂胄定策之勲由是擢兼資善堂小學教授遷樞密院編修官至是詔以願正學問該博賜進士出身兼實錄院檢討官付以三朝史事是冬遷秘書丞未踰月卒及侂胄死有詔毀其續稽古錄云

己巳吳曦入蜀

為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此開邊之始也 吳氏世職西陲威行四蜀列聖皆留其子孫於中朝所以為慮者甚遠紹熙五年夏吳挺死邱宗揚輔在蜀不欲吳氏世襲議以張詔代之趙汝愚在樞筦從其議人服其遠識曦久蓄歸蜀之志朝廷不許韓侂胄欲握兵權遂遣曦入蜀 吳曦自殿巖出帥武興其身由襄漢之軍中而輜重泝嘉陵而上大舟十七艘多珍異之物所至人爭觀之護舟小校每得金乃許入季原在益昌與諸幕客就觀其物見孔雀四華亭鶴數十

魚十許甕內有比目魚五色魚者二魚相依而行以杖分之立死合之悠洋如故云又有二崑崙藏之艸中不可得見蓋崑崙見大江則投身而逸是以闕之郭杲在武興多刻剝軍士時王寧方行覈實之令士滋不堪黑谷戍卒二十有七人由是去為盜有張威者亦在其數杲死王大節攝帥事語諸將曰是迫於寒餓非有他揭榜招還之斬為首者以令流配其餘而已威配隆慶府後軍時號張紅眼者是也自杲死吳曦除西帥三軍之士望如慈父母焉曦至軍首為璘建廟大殿費十萬緡他不計也又命士卒負土

築江濱地際山為園廣袤數里日役數千人士始失望八月已卯減奏薦恩

言者以官冗恩濫請因娶宗女授官者仍舊法終身止任一子兩府使相不得以郊恩奏門客文學歸正官不許添差極邊初官不許求辟大使臣丁憂解官遇覃恩不得遷秩著為令從之

甲申張釜罷

陳自强兼知樞密院事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

政和初林摠自翰苑擢為執政其父邵以寶文閣待

制迂直學士蓋異數也近歲松為諫長其父九萬以子在臺省日久自直敷文閣除祕閣修撰至是松執政再除華文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奉朝請視政和恩數為優云 松知錢塘縣韓侂冑有愛姬小故而出松聞之亟召女僧以八百千市之既至則盛供張舍之中堂夫婦上食事之甚謹姬皇恐莫知所為憂侂冑意稍解召之則知為所取矣侂冑大怒松聞之亟上謁曰頃聞有郡守赴闕者欲得斯人懼遠方小吏不識事體他日有誤鈞顏某忝為赤縣職所當知故為王取之耳侂冑意稍解姬既再入侂冑尚未平

姬具言松所以謹待之禮侂冑大喜即日躡除太府寺丞後兩旬遷監察御史踰年擢右正言數月遷右諫議大夫既而蒲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松壽侂冑遣問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荅曰欲使疵賤姓名常達鈞聽耳侂冑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距留妾恰三年其後帥蜀貶官責詞有處汙穢而不羞莫汝為甚之句蓋謂是也

丙戌復議鐵錢利害

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

九月辛亥決浙西圍田

遣朝臣二人往

已卯雨土

十二月辛丑亦如之

甲戌纂集孝宗朝典禮

以命禮官

冬十月甲申詔免瑞慶節入貢

以光宗憂故

丙戌以韓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館

從起居郎王容之請也侂胄敗乃削之

丙寅太白晝見

後月已卯太白經天

十一月始命刑部得薦舉外任人

禮部國子監長貳得舉諸州教授改京官舊制也至是言者以為大理評事止用舉主三員又評事中亦有已改官者舉削常是有餘乞做此例令刑部長貳大理少卿得通舉諸路提刑司檢法官從之

十二月唐寅復免臨安府身丁錢

三年

是歲諸路早賑之

浙西江東兩淮利州路仍蠲其賦

真里賊國入貢

獻馴象二

嘉泰二年

壬戌

春正月癸亥蘓師旦兼樞密院承旨

師旦本平江府書佐韓侂冑頃為本府兵馬鈐轄從府假筆吏吏箕冷局俾師旦行韓滿歸蘓復還府下邱密為守嘗以事怒師旦編管秀州久之韓知閤門事師旦困甚徃依之韓憐而寘之門下未久上登極韓以師旦竄名藩邸吏士內遂用隨龍恩得官韓以其辯慧愛之每朝廷有議論或使之傳言于大臣大臣亦與之立語而已當時侍從官則或與之接坐矣

陳自強在禁林事師旦尤甚有愛妾曰蠟梅以秀慧聞于東南師旦至其家則三人參坐縱飲未幾師旦

除帶御器械遷知閤門事樞密院都承旨幹辦皇城

司師旦權日盛乃自名蘓氏之出子陳暉總蜀計慶

元黨禁作陳韓紹熙初為建景蘓樓于眉州市以悅

修蜀鹽法條下與此同之嘉泰三年陳自強正揆席首除師旦定江軍節度

使師旦用事時近臣皆因之進鄧友龍為給事中

差與抗禮餘人至僕隸事之師旦每會其召從官不復

折簡第遣人傳諭或值宴集賓客滿坐聞命即委之

而去始師旦為小吏邱密屢笞之洎帥江東過辭師旦

自朝至日中吳不得見翊日再來逮暮始能一面雖
念不敢校也內翰左史傅伯壽尤與之親厚伯壽老
病不能拜尚除執政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夔州及
死又除寶謨閣待制盡得從官恩數云趙大全為學
官一日得堂帖除樞密院編修官大全即稱疾杜門
不拜時蘓師旦為都承旨故也後數日師旦建節罷
去李壁權副都承旨大全乃受命由此不容遂請知
眉州以出未上侂冑死詔召還大全貧不能出有旨
潼川具舟津遣乃克行既至除太常丞未幾會其從
者乘舟與參政婁機家人過於閘中爭道機不樂遂

為言者所論以為大禮樂章承用舊本復得眉州而
去未行卒于北閤外人皆憐之大全潼川人淳熙十
三年舉進士為四川類省試第一自簡州學官召察
遂官行都其卒蓋嘉定三年十月癸亥云

丁卯高宗寔錄成

陳自強等上時史館無專官未知果誰筆也 二月

丁卯詔修正史寶訓

案本紀及通鑑
修寶訓在丁亥

己巳雷

二月弛學禁

初學禁之行也京鏜何澹劉德秀胡紘四人者實橫

身以任其責為韓侂胄斥逐異己者羣小附之牢不可破慶元五年二月絃罷吏部侍郎七月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六年八月鏜以左相死于位去年七月澹罷知樞密院事魁儉盡去侂胄亦厭前事欲稍示更改以消中外意時亦有勸其開黨禁以杜他日報復之禍者侂胄以為然案宋史侂胄傳係張孝伯正月癸亥言論近歲習為謗毀偽之說今陰陽已分真偽已別人之趨向已定望播告中外專事忠恪奏可案宋元通鑑是春趙孟道復資政於是黨人之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傳良章穎薛叔似葉適曾三聘項安世范仲黼黃灝詹

體仁游仲鴻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或典州宮觀又削薦牘中不係偽學一節俾勿復有言時朱熹歿已踰年而周必大留正各已貶秩還政十月詔朱熹以待制致仕閏月制復周必大少傅留正少保嗣後偽禁稍弛然宗師既亡義禮日喪風俗自是大壞侂胄以專擅為當然而恣其所為小人以無耻為常事而恬不之愧舉朝之臣知有侂胄而不復知有人主雖往時坐黨被斥之人亦有趨趨於侂胄之門者矣其禍極於開邊而後已 侯貫卿曰嗚呼慶元黨禍小人之罪不容於誅矣而善類出處有可得而言乎學

禁之弛嘉泰之初元也何澹罷兩府而魁儉盡侂冑
圖恢復而意向移學禁自是懈矣然學禁雖衰權焰
方熾君子之脉既削小人之勢遂成不極於曦叛侂
誅不止于時為君子謀守儉德之初心安固窮之晚
節聽小人之自為闔闢吾惟益堅其理義之壁以待
他日之復可也其或憤於久鬱樂於乍伸輒動其彈
冠經世之念則其思猶未熟也復讎天下之大義也
張忠獻抵死切齒而不得伸阜陵二十八年長太息
而不得遂者一旦舉而行之誰曰不可抑開禧之事
開邊也非復讎也圖不軌也非為社稷也而羽之而

翼之不可也文公夢奠語蔡沉曰道理只是恁地
但須做些堅苦工夫夫能甘其苦於禁盛行之日而
不少堅忍於禁已懈之日豈不甚可惜也嘗謂慶元
黨禍不幸如大愚西山身死於謫誰曰天不慙遺然
全其節以立千萬世守道者之標準未為無所賴也
文公卒於慶元之庚申學禁弛於嘉泰之辛酉天也
文公在天下出處惟公是視而士節益光明矣西山
臨終別文公書有曰天下不患無人材但師道不立
為可憂噫師道之立非必人人扶植之也大堤屹然
衆流歸順無復東奔西決之憂善人之多良以此也

至此益信善類真足為天下福師道真足為善類主
而慶元之學禁為人心禍真酷且深也

甲申趙汝愚復職

詔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趙汝愚曩因衆
論嘗掛深文朕以其屬籍之聯累經赦宥可復資政
殿學士

戊子頒治縣十二事

以風厲縣令

癸巳禁行私史

初秦檜既成和議始有私史之禁時李光嘗以此重

得罪檜死遂弛語言律近歲私史益多郡國皆假本
人競傳之至是言者因奏禁私史且請取李燾續通
鑑長編王偁東都事畧熊克九朝通畧李丙丁未錄
及語錄家傳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裨於公議即乞
存留不許刊行自餘悉皆禁絕違者坐人燾所著長
編凡九千餘卷

案李燾傳長編凡九百七十八卷總目五卷九千餘字誤

孝宗

甚重之偁與克皆嘗上其書除職遷官仍付史館丙
以父任監行在都鹽倉乾道八年夏上其所編丁未
錄二百卷自治平四年至靖康元年詔特改京官付
國史院然紀載無法學者弗稱焉其秋商人載十六

者私持克所著中興小歷及通畧事畧等欲渡淮盱
眙軍以聞遂命諸道帥憲司察郡邑書坊所鬻書凡
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中興小歷者自建炎初元至
紹興之季年雖已成未嘗進御其書多避就之辭不
為精博非長編比也

三月辛亥詔舉邊郡守

宰執各舉可守邊郡者二三人 尋又詔諸路帥臣
總領監司舉可為將帥者與本軍主帥列上之

己未初命提刑以五月按部理囚
命諸路舉行如四川二廣之制

罷泛舉

是月詔薦舉除陞改自代十科外悉罷自今如特旨
令內外薦舉者並其實迹以聞

夏四月庚寅雨雹

六月庚子又雨

辛卯禁經營留闕者

渡江以來員多闕少中外久患之紹興末寺監丞簿
學官大理司直樞密院編修官始皆有待次者乾道
五年秋孝宗遂命皆與添差一次自今須見闕乃得
除然近歲東南郡守率待闕五六年蜀中亦三四年

由是朝士罕肯丐外而勢要之人多攘闕者淳熙十三年詔自今存留州郡十五闕止差一政令中書籍記以待職事官外補慶元元年又增為三十闕非職事官補外毋得陳乞然廟堂帝於丐請率多借用嘉泰二年夏言者請以嘉興府處台衢嚴信池袁撫江潮漳泰溫徽州十五闕令中書再行注籍專待職事官請外如有經營留闕之人令給舍繳駁臺諫論奏從之今監司帥臣亦有待闕者而侍左選人用六年闕侍右小使臣用五年半闕云是月復太學混補試

太學補弟子員故例每三歲科舉後朝廷差官鎖院凡四方舉人皆得就試取合格者補入之謂之混補淳熙後朝議以就試者多欲為之限制乃立待補之法諸路漕司及州軍皆以解試終場人數為準每百人取六人許赴補試率以開院後十日揭榜然遠方士人多不就試則為他人取其公據代之冒濫滋甚慶元中遂罷之嘉泰二年復行混補就試者至三萬七千餘人分六場十八日引試云

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己巳賜舉人第

禮部奏名進士傳行簡等四百九十有七人及第出身有差

六月己卯臨安府火

辛卯禁都民以火訛相驚者

壬午濬浙西運河

己亥禁冒姓克軍

舊者悉令諸州改正

秋七月不雨

癸亥釋諸路杖以下囚己未命有司舉行寬恤之政
七條禱於天地宗廟社稷復行寬恤四事

八月丙子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
癸未建寶謨閣

奉藏光宗御集

己丑詔作壽慈宮

請太皇太后還內初壽皇升遐憲聖壽成二太后當
還內而壽康宮已在南內矣乃改重華宮為慈福宮
以舊慈福宮為重壽殿二太后皆徙居此憲聖終喪
又改慈福宮為壽慈以奉太母是歲九月光宗撒几
筵上復請太母還內而太母以為久居此宮凡百安
便况以年高不欲遷移上乃以慈訓諭中外百官宜

敬恭為十月上尊號曰壽成惠聖慈祐太皇太后以
十二月甲戌奉上冊寶

甲午慶元條法事類成

謝申甫等上之明年七月詔頒於天下

九月己酉上朝壽慈宮

甲寅修皇帝會要

明年八月書成陳自強等上進

丙寅嗣秀王伯圭薨

本末具紹熙三年尋追封宗王謚曰憲靖 故事同
同姓秉旄者非親弟愛子無得兼兩鎮熙寧初惟相

孝定王允弼定榮易王允良以屬近行尊乃得之慶
元初伯圭既辭中書令詔有司別議優崇之禮始命
兼兩鎮為國朝二百五十年宗室秉雙旄者僅二人

爾

庚午野蠶成繭

臨安府奏聞

是秋詔監司帥臣就送還人之宮

蓋以省將迎之費也時黃人傑自隆守除夔路提刑
已解官久矣得此旨遂檄隆州甬索送還人而夔之
迂使已至遂兩用之其失本旨如此人傑於江人有

能詩聲自號魯齋居士

冬十月壬申以通判主管總所財賦

詔諸州起發總領所財賦以通判為主管官

是月追復朱熹職名

宋宋元通鑑在九月誤

以煥章閣待制致仕

宋慶元黨禁除華文閣待制與一子恩澤與此異

十一月庚戌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

丁卯皇帝日曆成

謝深甫等上奉安于祕閣

庚午命賊吏毋便予祠

言者論臣僚贓累鉅萬具載章疏投閑數月便得祠

祿請自今皆須三年雖有是言然臺諫所論或得於風聞朝廷察其誣未嘗不投拭也若究寔懲治則賄者無以倖免而在者可以復直矣舊以絹計贓者千三百為一疋後增至二千紹興三年高宗以絹直高特下詔增一千乾道六年復詔權以四千為一疋迄今遂為定制

十二月甲戌日中有黑子

甲申立貴妃楊氏為皇后

后遂安人也少入慈福宮性婉淑憲聖慈烈皇后甚愛之初封郡夫人慶元三年進婕妤又進貴妃至是

立為皇后學士傅伯壽草制有曰洪惟文母念我神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見於內殿蓋紀其寔也后知書史通古今兄次山本右學生慶元間為帶御器械累遷太尉岳陽軍節度使韓侂胄死拜開府儀同三司賜玉帶嘉定三年夏拜少保封永陽郡王制書有夏掩前聞之語蓋殊命也次山能避遠權勢不與人事論者以為得外戚之體子谷石皆為承宣使

韓侂胄為太師

案本傳為太師在三年與此異

呂中曰外戚不得預政此祖宗家法自建隆至紹熙列聖相承不敢失墜雖曹侂之賢處帝舅之重神宗

皇帝欲除侂為中書令而呂申公力言其不可聖君賢相所以防微杜漸之意蓋可見矣惟政和六年鄭居中由顯肅皇后之親拜為太宰此已往之失不可效尤也侂胄何人實緣戚里干預朝政且躡處帝師之任是祖宗三百年之家法至侂胄而盡壞之矣他日兩觀之誅其能免乎

庚辰大閱

案本紀大閱在庚寅講官之詔在丁未

閏十二月乙未詔講官開陳經義

有當開釋者許依讀官例隨事開陳

乙卯宗室曠加恩

曦即與愈也慶元四年育于宮中六年除福州觀察使至是拜威武軍節度使封衛國公聽讀資善堂以右內率府副率與詵充伴讀尋進開府儀同三司封榮王

是月復周必大官職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是冬皇子垺生

未踰月薨追封華王謚曰冲穆

是歲詔修孝宗光宗實錄

詔寶文閣學士傅伯壽直華文閣陸游同修蓋專以

委之先是和州布衣龔敦頤者元祐黨人原之曾孫也嘗著符祐本末黨籍列傳等書數百卷淳熙末洪邁領史院奏之後避光宗名改頤正朝廷以其有史學賜出身院實錄院檢討官蓋付以史事未幾而頤正卒乃外召傅陸還朝考錄比它書尤踈駁傅陸既以京祠專頤史事已而傅除簽書樞密院事老病不能拜力辭乃以為資政殿學士出守陸年且八十復引年遂以次對領秘書監俄復致仕朝廷命二公舉可代者陸薦京西轉運判官李大異傅薦新除夔川路提點刑獄李壁遂召大異為秘書監遷中書舍

人右建議大夫而壁為祕書少監遷宗正少卿直舍
人院以至執政不復領史事矣 明年五月癸未命
有司搜訪舊聞修三朝正史以書來上者賞之

韓侂胄扼塞言路

自紹興末年以來臺諫每月必一請對察官每月必
一言事從官兩月必一求見否則謂之失職自侂胄
扼塞言路從官既不言事而臺諫亦多牽掣顧望凡
所論列若位望稍高之人蓋皆有所受此外則每月
將終必舉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始者猶及釐務
官與郡守之屬已而浸及屬官曹掾最後則簿尉監

當皆在月課之列矣又有泛論君德時事之類皆取
其陳熟緩慢畧無撻拂者言之以至百官轉對監司
帥守奏事亦然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藉手臺諫官
則曰聊以塞責有監察御史當應課乃言都城貨炒
粟者皆以黃紙包之非便乞禁止聞者哂之

賑諸州水旱

建寧府福汀南劍瀘州水邠州旱命賑之

兩朝綱目備要卷八

寧宗

嘉泰三年^{癸亥}春正月庚辰謝深甫罷

壬午置湖南谿洞總首

戊子龍州蕃部寇邊

掠大崖舖二月庚申夜陷濁水寨執知寨范浩屠其家蓋浩首罪土豪絕其博易故也興州帥吳曦命王鉞李好義討之七月鉞命好義等以選士二百人深入已邈晚渡大魚河庚辰旦夷人望見軍即走入箐官軍追之斬八級夷人走險官軍不能進乃還焚

其部帳夷人怒復糾合以追官軍凡三十餘里日晚
好義等僅得濟河翌日辛巳還至濁水寨壬辰夷人
約降制置司不敢決八月丙辰以其事申樞密院大畧
謂不即受降恐失事機誘而縛之又傷大信未報制
置司恐夷人再入九月戊辰以便宜檄都統司納降
仍再申密院大畧謂若更遲延恐蕃部生疑兵連禍
結亦未得旨

甲午張巖罷

丙申陳自強兼參知政事

丁酉雷

戊戌幸太學武學

謁大成殿御化原堂命國子祭酒李寅仲講尚書周
官篇遂幸武學謁武成殿監學官進秩一等諸生推
恩賜帛有差

袁說友參知政事

參知政事自乾德已未止除二員或一員而已是春
謝深甫初免相許及之為參知政事既命陳自強以
樞長兼權俄又除說友蓋三員也時朝廷未置相故
自強以員外兼此亦國朝所未有嘉定初又命雷孝
友婁機樓鑰亦三員遂為故事

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

伯壽以老病不能拜辭不拜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

夔州

二月乙巳冊皇后楊氏

費士寅簽書樞密院事

乙丑再竄王德謙于新州

是歲八月死於貶所

三月丙子詔相度鐵錢利害

無為軍李運言兩淮鐵錢交子利害詔戶部相度以
聞尋以有司言宜置官講求會子鐵錢利害詔戶部

併行相度 四月丙午出封樁庫兩淮交子一百萬

命轉運司收民間鐵錢

久雨

丁丑詔大理三衙臨安府決繫囚

乙酉幸聚景園

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壬寅福州言瑞麥生

乙卯徽宗孝宗玉牒光宗寔錄成

案本紀當為徽宗玉牒孝宗光宗寔錄此

文有悞

陳自強等上進

五月戊寅陳自強為右丞相

自強既拜首除蘓師旦定江軍承宣使時又有周筠者本韓侂胄家蒼頭亦冒以恭淑皇后姨夫補官為浙西兵馬都監權任在師旦之亞又有李士謹者初為侂胄直省官亦用事侂胄敗師旦處斬筠士謹俱流嶺南李心傳曰在京職事官俸甚薄宰相不滿四百千下至寺監官纔五十餘千都城物貴不足于用歲時節序浙路諸州皆饋酒率鬻之以資費獨宰執臺諫不敢以壺酒饋由是為臺諫者極貧淳熙中王牧為監察御史月俸六十緡其兄將遣女議月以

十緡助之迄不能也外方牧伯一或陰致饋聞于當路則公議騰沸斥罰隨之矣如夔帥銀黑白銚淮東總領金注椀之類是也自侂胄用事賄賂盛行四方饋遺公至宰執臺諫之門人亦不以為訝其所用如陳自強之徒尤貪鄙書題無并字者輒不開是時饋酒于宰執臺諫之門率以千計以惡其鄭重則又折以錢故一為臺諫者皆致富有其路某司吏余舊使令也一日枉道來拜自言南士特節者俾之入都問之曰某官令押信匣大小五百七十枚求茶馬耳余甚駭之且不信居數月果報權牧之命某年某月也

許及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不雨

庚辰詔大理三衙臨安府釋杖以下囚六月己酉
降大理三衙臨安府囚罪一等釋杖以下

秋七月辛未造戰艦

出封椿庫錢十萬緡命殿前司造

壬午罷三監鑄錢

同安漢陽蘄春

白虹貫日

癸未禁抑納逃賊

降旨江浙州縣

乙未上光宗皇帝徽號

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 十

一月壬申上册寶于太廟

八月戊申置四川提舉茶馬

二員分治茶馬事吳總者武順之第四子初補京秩
乾道中自都官郎易帶御器械年三十餘為池州都
統制每妄殺人孝宗知之復命易文淳熙中以敷文
閣待制提舉茶馬坐黎州變故降為集英殿修撰奉
祠久之復命出守稍遷寶文閣待制知瀘州慶元

嘉泰之間總食祠祿居漢中而從子曦為殿副二人不相能總每巧任使曦數陰沮之總無以為策時胡大成為茶馬盡核諸場額外之茶且損蕃商中馬之直舊例買馬必四尺四寸以上及大成損馬直而馬至益希所市四尺一寸而已其至軍中斃者復衆朝廷苦之總一日與殿司取馬統制官彭輅謀納賂于蘓師旦且說之曰馬政積弊如此非西人諳其利病者不能更張莫若復委吳次對師旦然之命下後省駸之乃詔總與郡朝論方難其選一日輅與師旦語因及之輅自言世西人今西蕃多善馬特茗司損

其直故以駕駘入市誠以善價招之當可得師旦喜曰無踰公者矣翌日召輅至韓府侂冑見之立語少頃又翌日遂有分司之命大畧以為茶馬司所發綱馬全不及格積弊極深宜有更革自今差文武官各一員令二省樞密院條具來上嘉泰二年八月丁未也後四日遂命直秘閣知瀘州王大過與輅分領之大過置司成都輅置司興元府方總之受堂帖也即日以秦司屬官邱視事于其宅又以迓吏稍緩私遣御前軍二人至成都府捕胥長以來自紹熙末茶使視事皆申知制司總以身為從官用故事不復關白

制使謝源明怒會得邨吏罷報即追還逐人械所遣
二卒還軍中總大沮然猶得知潼川府云時義烈廟
初成總身至武輿以謁廟為名與曦樂飲結驩而去
輅至司所市馬終不及格則以深蕃道梗難猝致
為詞焉輅果子後為殿巖 十二月丙辰命四川提
舉茶馬通治茶馬事

甲子詔比較瘦死囚

詔刑部歲終比較其數而殿最之

九月庚午袁詒友罷

壬申立莊文太子後

孝宗之長子鄧王惻也立為皇太子而薨無嗣至是
立宗子希璫為之後案本紀作希璫更名措授右千牛衛大
將軍 明年三月丁酉置小學教授

癸酉禁毀錢改鑄

命坑冶鐵冶司毋得毀私錢為銅

冬十月庚子呂祖泰任便居住

癸卯費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

丙午命閱民兵

命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兵萬弩手

丁未大風

戊申龍州蕃部降

李蒙大者率其徒二百至濁水源穀子隴下守臣楊
熹委江油令馬崇謙與王鉞往受其降夷人獻六牛
為禮唐戍制置司被旨以蒙大元係漢人竄入蕃界
結誘侵犯罪在不赦即與文州蕃部不同甲寅制置
司復奏夷人服罪投降倘于此時沮卻恐默窮必噬
反生後患明年正月壬申得旨許之制置司先奏夷
人開展封堠約三百里及獻水銀朱砂窟一處既遂
言此皆夷人養生之具恐難遽受又慮別生希覲引
惹邊釁碎未寧息乞賜給還蕃部亦許之于是犒夷

人錢引七百銀椀三將士皆受賞而歸留大軍二百
五十人屯濁水寨通舊為四百五十又乞籍定寨夫
官給軍器五日一閱及于乾坡漁溪濁水三寨之側
築小堡三十徙並邊民戶口二百四十徙居之乾坡
寨在平地中無險阨王鉞又請于其前築水確山寨
以為戍守之所朝廷皆行之自是蕃部稍帖息矣

十一月甲戌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

案本紀祀天地在乙亥

是歲詔南郊加祀感生帝太子庶星宋星

赦天下

癸未大風

已丑更定選人改官法

言者又請選人曾歷監當獄官令各三考餘官三考無贓私罪犯者不拘有無京削許就磨勘吏部引見以八員四川換給以三員為額于是東南應格者木昇等四人川路應格者蹇似之等二人而已明年言者論其太濫謂使其律已奉公究心職業則歷官十二考所事監司郡守何啻四五十人豈無一為之動心者姑以今歲之應斯格者觀之大畧可見詔吏部長貳詳議時吏部又得應格者俞圭一員黃由適兼尚書乃奏乞歷上件三任通成十二考止用常員

舉主二員若係舉主闕陞入更減一員開禧初言者又指其僥倖乞令侍從兩省臺諫官集議議者乃乞堅守孝宗立定八十員之額其嘉泰以後積考減員等指揮更不施行

庚寅復置福田居養院

命諸路提舉常平司主之

十二月辛酉詔戒將帥措克

是冬金國盜起

懼朝廷乘其隙沿邊聚糧增戍且禁襄陽府權場朝廷聞其事即起參政張巖帥淮東樞密程松帥淮西

蓋以巖揚州人松池州人欲使護鄉井也又起侍郎
邱定守四明以防海道起大卿辛棄疾帥浙東時武
帥鄭挺在襄陽邊釁開懼不能任力求去乃召還行
在既又轉一官知婺州于是文臣無肯行者遂以李
奕為荆鄂副都統兼知襄陽奕與其兄弟奕言世將
家皆為戎帥時松及喪未免力辭改命廣帥薛叔似
而叔似不行留提舉佑神觀遂命侍郎宇文紹節代
之辟置參機皆非常制又徙棄疾以次對守京口起資
政趙彥逾守四明出知院許及之守金陵及之不欲
行乃命定以直學士代典留鑰其開邊釁蓋自此始

是歲御筆嚴監司互送之禁

朝廷雖有指揮然遠方自如明年夏馬使彭輅至成
都制使謝源明茶使趙善宣留連踰兩月自入境迎
迓以至折俎贈行以楮幣錦綵書籍藥物計之所
得幾萬緡而謝趙所得亦稱也蓋諸路互送惟建康
成都最厚諸司每會集一分計三百八十于成都司
互送則一飲之費計三千四百餘緡建康六司乃倍
之而隣路監帥司尚不與是歲六月趙漕自成都運
除四川茶馬時趙攝事已久朝廷本以省將迎之費
茶漕並置司成都城中而送還迎迓公用水脚之費

各司為數千萬緡舊無所謂厯境錢者謝源明始創之趙元不離城中而亦受厯境錢茲又可笑也建康所謂六司者帥漕總賦戎騎二司帥而主管行官大內鑰匙宦者與焉每歲時留守按行殿中宦者輒置酒自居主席而坐留守于賓位陳正獻公為留守斥去之其後范致能還復其舊

命監司郡守申交割數

以見管寔數申尚書省 是秋王勳以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移本路安撫知瀘州而張演代勳為小漕勳晉原人與演居同郡先是演之子紹曾監利州贍軍

酒庫演屢以舉削懇于勳不許會勳為其子什邡丞駒干西憲傅伯成舉削伯成答云此削總卿以囑利州張監庫業既許之若能舉張則可奉薦勳喜即命吏書紹曾奏牘且急飛書報演已而知伯成所屬乃監利州大軍庫張燦非紹曾也遂亟更奏牘演以為狎已大憾之及受命不俟迓者徑行勳亦遽歸遇于近郊相見寒暄而已勳將去以漕司所積羨錢十萬緡入備邊庫言于朝演言自備邊外漕司可支者纔為錢十四萬餘緡而欠川廣兩總司錢甚夥臺諫不直勳四年正月壬辰有旨成都轉運判官趙善宣究

寔趙言前知遂寧府于漕司為所部有嫌勲聞之自
自所欠兩總司網運自有列郡未撥窠名非漕司錢
也戶部以勲為是符演管催撥欠而已趙漕章未報六
月勲以病卒于瀘既而趙漕移西路李揆代之按驗以
勲為直制帥程松上其事演時已罷又坐削二官焉
初以諸司官理通判

有旨諸司屬官係京官考理當通判時張孝伯之弟
孝仲為京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即除知成州明年擢
提點利州路刑獄未幾虞雍公之孫易簡亦自福建
漕幕擢守大寧蓋用此例

嘉泰四年子甲春正月乙亥大風
庚辰貶內侍甘島

以罪貶信州居住島昇之弟也上過德壽宮島與有
力焉頗貴寵

癸未日中有黑子

辛卯雷

壬辰雨雹

西浮洞逃軍為亂

破文昌縣廣西經略司以為言遣兵討平之
是月盤糧閔上積糧

關上積糧八百餘萬斛然陳陳相因庾吏率全其局
鑰以相授至可食者則無幾嘉泰甲子正月有言北境
增戍積糧者朝廷下制置司遣官盤量且令除其腐敗
折閱之數所有累界官吏失點檢之罪並特免時陳
盥總賦遂降度牒貳萬五千道下總所收糴補填焉
辛棄疾替開邊

弃疾入見陳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韓侂胄大
喜遂決意開邊

二月壬子蠲臨安府逋負酒錢
六萬緡

己未立試刑法避親法

庚辰夜有赤氣亘天

三月丁卯臨安府大火

其夜二更後行在糧料院後八條巷內右丞相府吏
劉慶家失火自太廟南墻外通衢延燒糧料院及
右丞相府尚書省樞密院制敕院檢正房左右司
諫院尚書六部惟存門下後省及工部侍郎廳次燒
萬松嶺清平山仁王寺石佛菴樞密院親兵營修內
司泐燒至學士院內酒庫及內中官門廊屋殿步司
諸軍官兵連夜救撲火勢未已有旨宣殿步司諸軍

分撥入內併力救撲諸班直禁衛等內百司百官守局時宰臣執政太師韓侂胄皆在太廟指揮步帥李郁用心竭力救撲不得燒至太廟侂胄以重賞許諸軍夜漏下三鼓遂撤去太廟廊屋祖宗神主冊寶法物皆移寓壽慈宮仍開候潮門宣入殿步司城外軍兵救撲是夕百官之家皆往都亭驛避火火及和寧門外焚袂子門戊辰旦和寧門鴟吻上火忽起殿前司中軍第二將搭材隊白身効用張隆用飛梯登門騰上屋脊持短斧擊鴟吻碎之煙遂熄詔以隆為承信郎殿前司準備將賜金十兩紡絲二疋侂胄又

賜隆金七兩時火西至三茅觀大門南至御街北至太廟巷上及七寶山一帶所焚居民甚衆至未刻乃滅有旨抄劄被火及毀屋之家人賜錢一千米四斗小兒半之許從便暫往城內外寺院居止三省樞密院及陳丞相家皆寓都亭驛六部寓傳法院己巳御前唱賜諸軍犒賞執政以下欲車駕過壽慈宮不果出是日太皇太后生辰免過宮上壽詔商販竹木令兩浙轉運司免稅兩月己刻用禁衛圍子送祖宗神主再還太廟庚午御筆回祿為災專戒不德可避正殿令學士院降詔罪己癸酉詔曰朕焦勞庶務宵旰

十年臨民懷朽索之危履位凜堅冰之惧皇圖增壯
甫還昔日之觀回祿降灾復值季春之月屬幸撲滅
驟至延燒宜荷眷于三靈迄鞏安于九廟奈民廬之
焚燬暨宮寺之蔓延厥咎何繇繫予不德退省菲涼
之質敢忘戰慄之恩書焚室以寬征用廣及民之澤
務側身而修行聿嚴避殿之規尚期中外之同寅勉
輔眇冲之不逮庶銷譴異式迺休祥于是特進右丞
相祁國公陳自强引罪避位疏三上甲戌御筆回祿
為災延及宮寺卿當輔朕講求闕政以答天意卿欲
丐去朕何賴焉老成重德中外具瞻仰體至懷毋復

有請自强乃率百官拜表請上御正殿曰沴雖作于
鬱攸咎寔因于黎獻譔譔出出本微豫告之妖業業
競競自秉謙光之德赦百辟瘼官之罪下十行責已
之書萬家賜予之有差民無胥怨九廟尊安之如故
神罔時恫顧黼坐之猶遷在蒼生其何賴願仍舊貫
出視外朝詔不許又上表曰灾降于天應從其類燬西
都之白鶴盖因貴近之遊藝北寺之黃門乃示極陰
之變上帝警具察之失聖君非逸德之招與其側席
以焦勞孰若宅尊而廢置猶不許自强等三上表曰
惟我宋之開基應心星而尚赤闕伯配災精之祀既

主于辰商人閱舊學募之生每由于火在數難逃于已
定弭災惟取于交修就令入奏于延英曷若會朝于
北禁許之先是二月庚申夜有赤氣旦于東北隅太
史局言應在魯徐分野至是火乃作于都城丙子
侍御史陸峻言鬱攸之變起于民居三省六部所存
無幾迫及太廟侵及宮城都民驚駭宗祏震動此豈
盛時所當有哉以人事觀之四方刑獄動經年歲奏
案不下京都貪墨之吏雖以罪去不傷毫毛恩賞貴
乎平今則惟勢與力是專刑法貴乎當今則惟勢與
力是命將帥行一切之政守令求利靡有或遺此皆不

當乎天心者望陛下與二三大臣救舉而更圖之時
知臨安府王兩浙轉運副使陳亦待罪詔放罪而步
軍司統制統領官何汝霖等七人以救火之勞各進
官一等兵賧等十八人各減二年磨勘已而府戶言
劉慶是日他出其女遺火而隣人張三潘乙不即救
護詔慶女杖脊隣州編管慶及妻王與二隣人皆杖
一百而慶與王以老聽贖云 嘉泰失火陳自強為
右揆火及其府主帑吏請筦鑰于自強自強聞變口
呿而不能言鑰在其衣帶間吏不敢解由是囊橐
無孑遺者自強移居都亭驛平旦百僚往省之自強

大言曰郭殿前可謂號令不肅衆謂救火無策未敢對自強徐言曰昨從渠假五十兵搬擔仗遂失一金注腕衆愕而退事定韓侂胄謂群公曰丞相生事一委于火可憐須少助之于是侂胄首遺萬緡而諸公賂遺踵至諸道及列城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火之始作也或為之賦曰公議不明臺遂焚于御史斯文未喪省僅保于秘書其末句云嗚呼自生民以來未嘗見此一大

壬申禁質賣軍器

辛巳立添差及祠廟限員

夏四月甲午朔命內外諸軍詳度純隊法

甲辰許及之罷

賑恤江西州縣水旱

乙巳費士宙兼知樞密院事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賜出身同知樞密院事

丙辰詔革選舉弊

詔曰朕惟選舉之法所以公天下而權要之臣徇私撓禁請屬旁午奔競日滋寒畯見遺乃者訓勅屢申曾不知畏今當必行以徹中外其有輒遣私書及受私書不以聞者重寘于理毋貸

殿前司兵關

軍士與巡檢司卒關擊破民家詔捕之主帥以下論
罰有差

五月乙亥詔舉將材

詔諸軍主帥各舉部內三人不如所舉者坐之

追封岳飛為鄂王

此寓開邊之意

六月丙申置諸軍帳前雄効

以軍官子孫補之

壬子詔沿江四川軍帥簡練軍

寔上其數于樞密院

丁巳增廬州強勇軍為千人

十一月庚申令諸州置招軍簿

明年三月以淮西

安撫司所招軍為強勇軍

是日韓侂胄卻生日賀儀

先是慶元三年侂胄生辰宰執侍從至四方牧守皆
上禮為壽直寶文閣四川茶馬獻紅錦壁衣承塵地
衣之屬修廣高下皆與中堂等蓋密量其度而預為
之也吏部尚書獻紅牙果桌十位衆已駭之權工部
尚書獻真珠搭檔十副光耀奪目蓋大長公主奩中
故物司農卿兼知臨安府最後至出小台曰寒書生
無以為獻有少果核姑侑一觴啟之乃粟金蒲桃小

架上有大北珠百枚衆皆慙沮至是韓之書表司準
本使太師郡王鈞旨十月五日出生日所有諸路監司
帥臣州郡賀禮書信依年例並不收受如是送到定
行退回仰進奏官疾速徧行關報議者謂大臣却四
方之饋未有自奏即行下諸路如此者蓋僭也開禧
三年侂冑生辰大臣以下皆排列所獻于天慶觀之
廡下都人競往觀之其首列有紅榜大書云門生特
進右丞相兼樞密院使秦國公陳自強恭遇恩主太
師平章郡王降誕之辰仰祝鈞筭
壬寅集議裁抑濫賞

詔侍從臺諫兩省官集議 八月癸丑詔自今以恩
賞進秩歲毋過二官

壬子核諸州椿積錢米

詔諸路監司覈寔上其數于尚書省

秋七月不雨

甲子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及諸路決繫囚戊辰
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己巳命諸路提刑從宜斷疑獄
蠲內外諸軍所負營運息錢辛未蠲兩浙關雨州縣

逋租

戊子修保伍法

命諸路提刑提舉司措置 開禧元年七月詔諸路
提刑提舉司措置保甲

八月己亥皇帝玉牒成

陳自強等上進

甲辰賜范祖禹謚

曰正獻

癸丑蠲紹興府民身丁

詔攢官所在民蠲身丁錢絹綿鹽 丙辰除靜江府

昭州折布錢

戊午張孝伯罷

九月丁卯更定捕盜改官法

有司以為請詔侍從集議 明年正月重定選人捕

盜賞為二等

冬十月庚子張巖參知政事

十一月己未朔詔便宜發廩

兩淮荆襄諸州遇凶荒奏請不及者聽先發廩即日以聞

壬申白氣亘天

十二月癸巳詔宰執復兼國用事

詔曰朕仰惟祖宗委任三司專總邦計故能周知源
委出入有常今之財賦各歸戶部而事權散紊不復

相通有司出納莫可稽考吏或苛取重困吾民朕嘗
有意變通比覽臣僚奏疏因思區畫其遵孝宗皇帝
典故宰相兼國用使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仍于侍從
卿監中擇才識通練奉公愛民者二人為之屬俾頗
其職參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會計而總覈之
庶幾名寔不欺用度有紀焉遂以陳自强兼國用使
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 明年二月癸丑詔國用
司立考覈財賦之法于諸路轉運司 開禧元年七
月韓侂胄兼國用使
己亥詔改明年元

壬子禁州縣挾私籍沒民產 案本紀
在壬寅
甲辰再蠲臨安府身丁錢

三年

是歲有旨六部架閣非關官勿除

六部架閣官者崇寧間始置迄宣和再置再省紹興
三年立六部架閣庫十五年復置官四人舊制成案
留部二年然後畀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金耀門文
書庫金耀無復曩司則悉藏之架閣矣主管官號
掌故擇選人有時望者為之例為編刪學官之選近
歲滋益輕至有待次累年者朝廷患之至是有旨非

闕官不除 有選人家閩中其父與陳自強有舊至是入都見自強求為掌故自強對衆厲聲曰外間豈不知近旨見闕方除此何可得衆為之踉蹌後旬日竟除掌故或疑其由他徑而得者問之徐曰丞相耳或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回造化耶其人即座側取一幅書示之乃自強答書也略曰珍貺昂至晃耀老目或問珍貺之名曰書生安得珍貺此所請不遂適從王家肆中見粟金臺蓋十具重百星以四千緡得而獻之耳聞者歎息而去 嘉定八年七月又置三省樞密院架閣官

總所拘監司筭綱運

嘉泰四年刑部員外郎劉述提舉江東常平公事坐事免去而湖廣總領吳旰申省云述欠本所綱運甚多請留之打筭述舟行已到鄂渚朝旨下旰移檄追還此亦頃所未有述成都人淳熙七年初改京秩以試中大法趙丞相用為評事蜀人鄙之鄉會斥不與未兩月黜知雲安縣通判施州恭州崇慶府慶元末知廣安軍用李銳事迎合袁說友以此得召說友罷述亦坐黜議者頗指銳事為言云方銳之敗也先籍其家得法書名畫珍寶之物甚衆其後制司始遣官

盡拘其所有吏因為姦隱匿復不少計其賞猶直二
百萬緡焉

開禧元年丑春正月癸酉初置澈浦水軍

丁丑詔以隸殿前司

壬午雨霾

賜籛洵謚

曰文

二月丙午蠲安酒稅錢

積欠十八萬緡有奇詔蠲之

乙卯雪

竄翁點

坐與察官交章也以朝請大夫江南東路提點刑獄
公事追三官送新州安置先是楊輔自潼川召歸至
夔門引疾不進上奏乞祠且移書用事者力言兵未
可動拂其意乃進職二等為顯謨閣直學士奉祠去
年冬十月乙未也于是監察御史徐枏劾輔寔不病
復奪所進職罷祠公論大不予時劉起晦除祕書省
正字甫數月枏又劾起晦項宰貴溪曲法沽譽有罷
相位而過邑者起晦率士人有餘輩欄幘遠迓且為
不遜語此干目所知也枏所云指趙忠定也起晦繇

是罷去時十一月丙戌也點與柎頗厚使人諷之柎不樂十二月壬寅有旨召點赴行在柎遽劾點貪黷嗜進民詞則捲官券數千而獲判臺餽則較肉餅二事而責償言多類此疏入遂寢其命今年正月己卯也點聞之上章自辨首論察官為內臺刑獄之官為外臺察官論事不得其平外臺安得浪沒而不與之直次論柎私託不行所以貽怒者數事其末乃云侍郎楊輔祕書劉起晦二人者皆今之望人也方藉以為國家元氣楊輔召來已到夔府值漲未能出峽起晦與徐柎向來同時作縣相隣職事相關一旦報怨

併及二人皆論罷之中外無不失望臣恃其與柎有平昔之舊遂宛轉以言勸之由是大不相樂韓侂胄見其章大怒陳自强退而批旨云臺諫乃耳目之寄朝廷紀綱之地翁點輒于奏牘忘肆詆訶以泄私忿遂有是責點尋卒于貶所人皆傷之入皆莆田人點乾道二年進士乙科起晦復之子淳熙五年進士乙科三月庚申太白晝見

辛未申嚴舉子令

申嚴生子棄殺之禁仍令諸路主管常平官月給錢米收養之

癸未費士寅罷

士寅既驟貴及為樞長韓侂胄將用兵士寅心知其難而不敢顯諫會興元帥趙介死侂胄欲以士寅鎮興元為宣威之漸以微詞諷之所答不酬侂胄怒先是士寅有疏屬曰費某家貧遠客士寅館之府第其後稍為姦利士寅殊不知會蜀人有行錢三百千從堂中千軍壘者命既出費某盡有之同館者分金而不得大喧李大異時在鳳池嘗偕數從官入謁學館與賓次近具聞其言至是大異持此劾之併及餘事侂胄密示其章士寅乃求去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

興元府于是眉人朱不弃監三省樞密院激賞庫為鄧有龍所厚士寅艤舟北關外急招之謂曰士寅此出未知何以得罪于師王欲干侍御一詢之庶知過而改耳又慮大諫攻擊未已此職名未可保全望侍御留意不弃去為友龍言之友龍大笑曰知樞密院事尚失之職名何足較然李伯珍再入文字必與友龍商權可保無他即移簡侂胄言之侂胄答曰亦無它第前日嘗面諭令往興元乃不承當耳明日不弃以告士寅士寅帳然曰此士寅愚暗之罪也前此師王第言漢中要地須一重臣鎮撫若士寅請往即

豈敢自謂重臣耶幸多謝侍御及師王侂胄聞之意亦解及兵事起程松為宣撫使乃徙士寅潼川踰年潼川大火因請祠去加大學士俄起知瀘州諫官論其宿負罷之然其自為右史至執政適當偽學之既往往因事救解侂胄頗從之當曦變時士寅適家居不與其事蓋始終全福者

夏四月戊子朔錢象祖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

辛卯皇甫斌兼知襄陽府以代李奕也邊事既起初命奕代鄭挺守襄陽至是

亦自江陵副都統改鎮江都統而以斌為江陵副都統兼知襄陽府

辛丑日中有黑子

甲寅流武學生華岳

坐上書諫用兵送建寧府編管

乙卯大風

五月己巳親試舉人

賜禮部奏名進士毛自知等四百三十有二人及第出身有差自知對策首論宜乘機以定中原因擢為魁嘉定改元三月自知降充殿試第五甲以首論

用兵也

復淳熙薦舉改官法

本末詳見慶元六年十月嘉定三年十一月李心傳曰薦舉改官法未嘗不善也患在乎士大夫以私意汨之耳開禧末李仲行為並部刑獄使者有舊舉將之子以職司狀為請仲行厚待之將行語之曰興宗昔以職事受知先公今不敢忘然舉賢王事也非報恩之物有貴人移書以子壻為託者仲行報之曰令壻奉公守職雖微命戒亦將舉之如有不然有所未可嘉定初余弟仲貫甫自著作補郡將行面白

諸公貴人乞勿薦士諸公皆從之真景元繼除江東副漕朝辭入見又以劄子面論之余謂士大夫久人如仲行景元則公道少仲而奔競之風庶幾乎息矣若夫通博易納賄謝又罪之大者故不復論

乙亥立皇子

詔曰朕惟親親人道之始而尊祖睦族禮所以嚴宗廟重社稷也二帝三王之隆靡不由之威武軍節度使衛國公矚藝祖皇帝十世孫也自幼鞠于宮中端重聰哲凜如成人日者從游資善博親義理之訓益茂溫文之德望寔之美中外聳聞朕承先帝洪業夙

夜祇畏懼弗克任歷日彌長而國本未立謂天下何
若稽嘉祐之宏模受暨紹興之令典有司攷禮正名
朕將遵而行之其以曠為皇子進封榮王
是月金人來責渝盟

以邊民侵掠及沿邊增戍為辭

六月罷廣東稅場

八十一所

戊戌命教閱禁軍

令諸路安撫司任責

庚子以程松制置四川

辛丑鄭挺罷

挺時為淮東安撫坐擅納北人牛真及劫漣水軍事
敗奪二官罷

壬寅天鳴有聲

復同安漢陽蘄春三監

乙巳吏部七司法成

陳自强等上新修淳熙以後七司法明年三月頒行
秋七月庚申韓侂胄平章軍國事

六月壬子宰相陳自强及侍御史鄧友龍等請用本
朝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事故有是命尋詔侂胄立

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 國朝舊相特命
平決軍國事者凡四人天禧初王文正公旦以首相
告老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
入參決公懇辭不拜慶歷初呂文靖公夷簡亦以首
相求罷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許公卒辭之元祐初
文忠烈公彥博自太師致仕除平章軍國重事未
幾呂正獻公公著以右揆求去亦除司空同平章軍
國事潞公五日一朝申公兩日一朝非朝日不知都
堂蓋祖宗所以優待元勳重德之意非他相比也王
呂二公所平章重事之日不可得而考潞公所謂重

事則大典禮大刑政及進退侍從管軍三京尹三路
帥臣已上乃與聞之比申公去重字則政字無所不
闕第省其常程細務而已及侂胄將拜平章儀曹蕭
景伯討論典禮乃請三日一朝因至都堂議事大率
皆用申公故事而損益焉其後邊事起又命一日一
朝尚書省即亦納于其第宰相僅比參知政事不復
知印矣始時禮官議廣左丞相府以為侂胄第又議
仍給節度使俸侂胄引義控辭有詔褒納而止蓋侂
胄繫銜比申公省同字則其禮尤尊比潞公省重字
則其所與者廣此當時討論之本意

丙辰蕪師旦建節

除安遠軍節度使領閣門事

丁卯詔舉將帥邊守

侍從兩省臺諫在外待制學士以上及內外諸軍主

帥各舉將帥邊守一二入

戊辰贈趙汝愚官

為少保

是月不雨

癸未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及諸路決繫囚

八月丙戌蠲兩浙闕雨州縣贖賞錢

置資善堂講臣

直諫說書各一員 直諫以命鄒應龍皇子之未王

也應龍以著作郎兼小學教授故就用之說書以命

張敬道時太子初就傅諫議李大異建請增置諫官

用嘉祐故事以說書為名從之然嘉祐間英宗止除

防禦使故官寮以皇子位伴讀說書為稱自紹興初

自置資善堂替讀其後王府又置直諫官屬之名甚

備至是乃泐襲故名蓋大異失于討論也

八月癸巳雨

乙巳以郭倪守揚州

自殿前副都指揮使為鎮江都統兼知揚州

是月封贈劉光世字文虛中

光祖郿王虛中少保 開禧用兵韓侂胄欲風厲諸

將因光祖之孫伯震有請遂封王既又封岳飛為鄂

王案飛封鄂王已見上年五月據此文又似在封光祖之後必有誤中興諸將至是畢

王矣

閏八月戊午編斷例

自隆興以來二年八月書成上之名開禧刑名斷例

癸酉罷遣應制科何致

自李仲信後制科無合格者又三十餘年又何致者

字子一永康青城人祖老曾仲字子固淳熙初嘗為部使者知名士也致少有才為郡守陳續館客續入為司農丞薦致于劉德秀德秀亦喜之時李壁為禮部侍郎劉師文為工部侍郎德秀率二人以制科薦于朝有旨召試會同薦者吳郡滕成東陽杜福遭憂不赴詔須服闋並召致躁急欲先得試屢懇于壁壁以為狂笑不顧致更禱續續即以德秀意為蘓師旦言之韓侂胄不得已于德秀為降內批如所請後二日權中書舍人易紱繳還致大憾乃以劄子白廟堂謂言詞多取憎疾必觸忤報罷乞寢已降召試指揮且

謗紱不已時鄧友龍方得侍御史俄而紱除右司諫友龍先為修注以嘗論謝深甫二子出身紱亦恨致因及之友龍曰司諫始入言路而亟讎一布衣何示人以不廣不若更論二謝如致事友龍得論之明日相繼舊對紱論二謝駁放出身友龍論致進卷詆誣伊尹罷歸致亦登侂冑之門友龍無以為罪故摘致進論中言伊尹始負堯舜之道而終為天下開陵犯之端之語以此激之時人謂兩臺諫共彈三秀才蓋指此也辛未歲致以吳獵薦再召正言鄭景紹論之乃勒令歸鄉曾修所學焉

戊寅欽宗玉牒成

韓侂冑等上進併憲聖慈烈皇后聖德事迹

九月丁亥劉德秀罷

庚子詔賍吏追還所受賍

如舊法

庚戌大風

冬十月甲子汀州獻瑞麥圖

案本紀作江州

時歲旱守臣陳鑄更圖瑞麥以獻詔奪一官

庚午復置和州馬監

十一月乙未申嚴告許之禁

十二月癸丑朔修孝宗光宗御集

癸酉詔永免二折身丁

前三日詔兩淮京西監司帥守諱行寬卹之政 詔曰朕惟方今大計在寬民力二浙承平歲久生齒日繁租賦之餘重以身丁之斂吏弗加省民輸益艱中夜以思靡遑安處爰敷曠澤庸示至懷兩浙路身丁錢絹自開禧二年以後其永除之 明年正月蠲兩浙路身丁細綿 李心傳曰大抵丁錢多爲國所辦余嘗謂唐之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稅而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

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戶長保正雇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四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享用其三而父子離今布縷之征有折稅有和預買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川路謂之勸糴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是穀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用其十也民安得不困乎余惡夫世之俗吏不知財賦本末源委顧以趣辦爲

能而撥其本也故詳錄其事以待上問而出焉

戊寅韓侂胄挑金使

金主遣禮部尚書趙之傑來賀來年正旦韓侂胄平章軍國事欲開邊釁募命鄧友龍以給事中館伴之傑入見容止倨慢持國書逡巡却立若将要上為起者閤門覺其意奪書以進之傑益不平俄贊者唱云躬身立躬字金主父嫌名也金主父顯宗名允恭之傑端立不動既而還內繼有旨更以正旦朝見魏了翁時為館職所言如此但與閤門詔相差誤乃當時諫疏中略及之偶未詳耳朱質時為著作即上書乞斬金使侂胄雖不從猶罷其天竺之游明

年春北使既去友龍坐貶秩而質除諫官及嘉定再和二人踰嶠蓋以是也孝宗寔錄淳熙六年十一月乙亥樞密院言盱眙軍申泗州牒金國完顏亶已追謚閔宗皇帝升祔太廟所有廟諱及同音字並合與回避詔下有司照會以此例之則躬字亦合與避而不避者侂胄欲以挑金也是歲厲仲方造戰車

中即將厲仲方者為歷陽守仲方本書生嘗造戰車九牛弩未及用而罷去周虎繼之或謂虎用其戰車敗敵于清水鎮然不知其詳何如也

真里賦國來貢

獻瑞象

賑諸州水旱

江浙福建二廣諸州旱兩淮京西湖北諸州水命賑之



